



~ 16
1202
1



文選集釋

和 16
202
卷 1-12

光緒元年歲次之庚開雕
涇川朱氏梅村家塾藏板

自序

昭明文選一書惟李崇賢注號稱精贍而騷類祇用舊
文不復加證經序數首更絕無詮語未免於略且傳刻
轉寫動成舛誤凡名物猶需補正并可引伸推闡暢宣
其旨前代諸家率湮沒罕行者近人如汪韓門侍讀孫
頤谷侍御雖彌罅塞漏終屬寥寥暇時流覽偶尋繹輒
私劄記久之積累盈帙屢有增改釐分二十四卷蓋嘗
歎考古之難矣載籍浩繁安能遍觀而盡識窮日孜孜
左右采獲得此苦失彼卽竝列簡內慮致前後參錯又
歧論紛出是非疑似折衷殊匪易况是書自象緯輿圖



暨夫宮室車服器用之制草木鳥獸蟲魚之名訓詁之
通借音韻之淆別罔弗賅具余性素闇蒙眇克穿貫衰
齒漸臻尤善忘顧欲蒼萃羣言應自哂不知量矣但年
來境遇鬱塞胸無係屬每耿耿若結癥痕聊藉繙閱以
資消遣敢遽云撰著哉雖然李氏當日有初註覆註三
註四註至絕筆之本乃愈詳其不自域可知後之人隅
見各據譬諸山之廣大產殖閎富苟登邱歷壑懷卷石
盆卉而歸未始非游於山也入龍宮觸目寶藏幾乎旬
眩間拾片瓊掇珊瑚之殘枝未始非觀於海也然則余
綴輯此編將兼存互析土壤細流之益當亦儒修所不

廢中間援引曩哲外更多時賢故名曰集釋在昔許叔
重作說文解字博訪通人至於小大信而有徵竊願取
斯意焉若夫管窺所及則不盡沿襲餘亦慎甄擇戒阿
狗疑者仍從蓋闕之義極知疎陋而頗殫心力重惜投
棄妄付剞劂舊傳文選爛秀才半余尙愧其未爛也特
駒陰恐負蛾術思勤庶幾爲考訂之一助云爾時道光
十有六年歲次丙申秋七月涇蘭坡朱琦自識於吳門
正誼書院

五言詩
 十言六言
 七言
 八言
 九言
 十言
 十一言
 十二言
 十三言
 十四言
 十五言
 十六言
 十七言
 十八言
 十九言
 二十言

新刻文選集釋序

凡宇宙不可磨滅者必有人焉從而守之復從而傳之昔人頌魯靈光殿巋然獨存謂為神明依憑支持韓昌黎賦石鼓亦以為鬼物守護其中固有天在焉吾族蘭坡夫子生平著述除小萬卷齋詩文集外其最重大者為

國朝古文彙鈔及詁經文鈔二種古文彙鈔為卷二百七十有六已得吳江沈參軍翠嶺刻於吳門其板猶在詁經文鈔為卷六十有二則同郡朱司馬月坡刻之未成遽遭兵厄并其稿本俱失此外尚有說文假借義證

二十四卷經文廣異十二卷亂後藁俱殘闕惟文選集釋一書尙稱完璧然亦幾失而幸得之者先是咸豐十年吾鄉遭寇氛賊退後族曾孫爾楫由楚返里同族瑤圃明經屬爲代購舊書偶於大通鎮市上見此稿本索價頗昂遽函達瑤圃以此書引證贍博斷制精嚴可與六臣注附翼而行且係族中老輩手澤急寄貲購歸惟此係重訂之本增改頗繁子典觀察見之復覓鈔胥另謄清本歸於先生之五公子季真藏諸行篋慎守有年今叔若觀察等謂此書若不壽諸梨棗恐馴復湮沒遂踴躍捐貲剋期付梓予聞之喜曰有是哉此書之幸

免淪失而竟能留傳若是哉竊以吾鄉舊藏書籍如先生集中所序培風閣書目已有十萬卷之多此外肄雅堂奎曜堂俱不下數千卷卽予家漱六堂亦近千餘卷今皆燬失然此猶可復購惟諸老宿所自撰著如求是堂七種等板俱無存印本流傳亦尠至於吾師積數十年所成各書其詁經文鈔一種滙諸名家說經之文依次標題篇幅完善尤足爲後學津逮今亦不可復得非獨作者精力可惜實亦後生小子之不幸而惟此文選集釋一書先生所拳拳於後學而爲之啟迪不置者今猶得復讀完書語云文選爛秀才半杜工部云

熟精文選理得是書合各家注本讀之義理愈明則嗜
 好愈篤嗜好愈篤則學業愈精由此咀含變化文章之
 美詎愧曩賢而皆由是書之力然則刻是書者其功豈
 不偉哉我族 德徵公後裔家方日隆叔若輩羣從又
 復留意於文籍若斯詩書有靈凡助天愛養斯文者天
 必以斯文報之企見甲第科名之蔚起於旗峯下也此
 舉叔若瑤圃外尚有竹坡司馬秉臣員外憲屏司馬皆
 一家同志儒雅好文並襄讐校之役勤勞罔懈宜並書
 受業族姪榮實謹識

文選集釋目錄

每卷各列若干條其間有以類相從或別推為說者

統歸上條計數

卷一 共六十五條

兩都賦序 西都賦

卷二 共六十一條

東都賦 西京賦 上

卷三 共五十條

西京賦 下

卷四 共八十一條

東京賦

卷五 共七十七條

南都賦

卷六 共六十八條

蜀都賦

卷七 共九十五條

吳都賦

卷八 共五十七條

魏都賦

卷九 共七十四條

甘泉賦

卷十 共七十一條

上林賦

卷十一 共九十五條

羽獵賦

卷十二 共七十條

西征賦

登樓賦

景福殿賦

卷十三 共九十條

藉田賦

子虛賦

長楊賦

射雉賦

北征賦

東征賦

燕城賦

魯靈光殿賦

游天台山賦

海賦

江賦

上

江賦下 風賦 秋興賦 雪賦 月賦 鵬鳥賦

鸚鵡賦 鷓鴣賦 赭白馬賦 舞鶴賦

卷十四 共九十二條

幽通賦 思元賦 歸田賦 閑居賦 長門賦

思舊賦 歎逝賦 懷舊賦 寡婦賦 恨賦 別

賦 文賦

卷十五 共八十五條

洞簫賦 舞賦 長笛賦 琴賦 笙賦 嘯賦

高唐賦 神女賦 登徒子好色賦 洛神賦

卷十六 共八十條

詩自補亡至贈答

卷十七 共七十七條

詩自行旅至雜擬

卷十八 共四十五條

離騷經

卷十九 共七十二條

九歌六首 東皇太一 雲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少司命 山鬼 九章一首

涉江 卜居 漁父 九辯 招魂 招隱士

卷二十 共七十三條

七發 七啟 七命 詔 冊 令 教 策文

表

卷二十一 共七十條

上書 彈事 牋 書 移文 檄 難

卷二十二 共七十一條

對問 設論 辭 序 頌

卷二十三 共七十六條

贊 符命 史論 史述贊 論

卷二十四 共七十條

論 連珠 箴 銘 誄 哀文 碑文 行狀

弔文 祭文 餽答

文選集釋卷一

涇 朱 琦 蘭坡

校字

兩都賦序 班孟堅

內設金馬石渠之署注引史記金馬門者宦者署案太

姬平御覽居處部引同王氏應麟玉海作三輔黃圖語

下云武帝得大宛馬以銅鑄象立署門內因名後漢

書馬援傳則曰武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銅馬法

獻之詔立於魯班門外更名金馬門漢書公孫宏待

詔金馬門是也亦曰金門與玉堂竝稱見本書解嘲

○注又引三輔故事石渠閣在大殿北以藏祕書案
黃圖云未央宮有石渠閣蕭何所造礱石爲渠若今
御溝因爲閣名後漢儒林傳序言肅宗親臨稱制如
石渠故事蓋甘露中嘗集諸儒講論于此也

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注引廣雅曰抒澆也案澆卽澌
字今廣雅釋言作澌與楚辭九章王逸注同說文手
部抒挹也水部浚抒也澆浚也浚澆皆與澌義近又
革部鞣抒井鞣也抒井者管子書抒井易水徐氏錯
曰抒井今言淘井鞣取泥之器蓋挹取其泥正所以
澌之使清也左氏文六年傳難必抒矣段氏玉裁云

此假抒爲紆紆者緩也余謂抒或作攄寫字用廣雅
攄舒也後漢書殤帝紀注抒舒也則義亦通但抒爲
食與切無平音近人多致誤耳

奚斯頌魯注引韓詩新廟弈弈奚斯所作薛君曰奚斯
魯公子言新廟弈弈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案
本書魯靈光殿賦注引與此同段氏玉裁云作詩自
舉其名者節南山巷伯崧高烝民併此篇爲五此云
奚斯所作卽吉甫家父作誦之辭也曰孔曼且碩萬
民是若卽其詩孔碩以畜萬邦之意也所字不上屬
所作猶作誦作詩之云以作爲韻故不曰作誦作詩

耳偃師武虛谷援揚子法言後漢書曹褒傳班固傳
及諸石刻之文度尙碑太尉劉寬碑綏民校尉熊君
碑費汎碑楊震碑沛相楊統碑曹全碑張遷表一一
可證學者多言毛與韓異愚意毛詩廟字必詩字之
誤傳之原本必重舉奚斯所作而釋之曰有大夫公
子奚斯者作是詩也翦割毛詩者盡去其複舉之文
則以新廟閔公廟也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
相聯爲順而改詩爲廟此其與韓不同之故以奚斯
所作上屬者乃鄭箋非古說也鄭之異毛者多矣不
當混而同之且路寢新廟竝言而下句單承廟字文

法亦未協以經文言上孔碩言宮室下孔碩言詩歌
方無複贅余謂段說是也孟堅嘗評詩四家獨許魯
爲近之則此說魯詩當與韓詩同矣云孔曼且碩者
始以是詩章句最長故與後如顏氏家訓孔氏正義
及洪容齋皆據鄭箋駁韓詩非是

西都賦 班孟堅

左據函谷二嶠之阻注引漢書音義韋昭曰函谷關案
函谷關有二秦故關在今陝州靈寶縣南卽漢宏農
縣地有關城在谷中深險如函因名其上有栢林荀
子所謂松栢之塞也漢新關在今河南新安縣東北

應劭曰武帝時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為關外
 民上書乞徙東關於是徙關於新安去宏農三百里
 顧氏祖禹方輿紀要云王莽居攝二年關東翟義等
 兵起遣其黨武讓屯函谷關東漢初王霸屯函谷關
 擊滎陽中牟賊平之此新關也王元說隗囂曰請以
 一丸泥東封函谷關杜篤論都賦關函守峽峽關見後饒呂
 僧珍此仍據故關言之若此賦及西京賦所云左有
 峭函重險蓋兼新故言之也至今之潼關在同州府
 華陰縣東四十里或亦稱函谷關水經河水四篇注
 云河在關內南流潼激關山因謂之潼關又名雲潼關亦曰衝

關 歷北出東峭通謂之函谷關也遼岸天高空谷幽
 深澗道之峽車不方軌號曰天嶮故西京賦曰巖嶮
 周固襟帶易守下引王元說隗囂語全氏祖望曰通
 典初謂函谷關即潼關特徙其地耳然通典於新安
 縣下云魏明帝景初元年河南尹盧延請卻函谷關
 於峭下宏農守杜恕議以東徙潼關著郡下省函谷
 關徙蒯關於盧氏正始元年宏農守孟康請移函谷
 關更號大峭關又為金關地理志曰是年廢函谷關
 然則潼關置於季漢而函谷關廢於魏之正始岐公
 前說未經刊正而善長亦同此誤王元泥封之說豈

指華陰之潼關乎紀要又云獻帝初平二年董卓脅帝西幸長安出函谷關是時關猶在新安建安十六年曹操破馬超於潼關潼關之名始見於此是關已在華陰蓋中間所更置而史不之載也據此諸說知潼關與古函谷關非一地後人乃以舊名名之與○注又引左傳曰崤有二陵其南陵夏后臯之墓其北陵文王所避風雨也案公羊傳云崤之嶽岩穀梁傳云崤岩崆之下故崤山一名嶽崆山即戰國策所稱澠隘之塞也在今河南府永寧縣北六十里西北接陝州界永寧為漢澠池宜陽二縣地夏后臯陵在縣

北崤山側水經注云北陵山徑委深峯阜交蔭故可避風雨也漢建安中曹公西討巴漢惡南路之險更開北道自後行旅多從之有石銘云晉太康三年宏農太守梁柳修復舊道太崤以東西崤以西明非一崤也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云自東崤至西崤長三十五里東崤長阪數里峻阜絕澗西崤純是石阪十二里險不異東崤此二崤皆在秦關之東漢關之西輿地廣記云二崤山連入硤石界硤石在陝州東南五十里自古險阨之地也又或稱三崤者據水經注有盤崤石崤千崤之名盤崤之山盤崤水出焉石崤之山石崤水出

文選集釋 卷一 五 小詩卷一

焉千嶠之山千嶠水出焉其水皆北流入河而於二陵專屬石嶠則此賦當指東西二嶠言之未必謂石嶠一山矣

右界褒斜隴首之險注引梁州記曰萬石城沂漢上七里褒谷南口曰褒北口曰斜長四百七十里案水經沔水上篇注云漢水又東逕萬石城下城在高原上原高十餘丈四面臨平形若覆釜水南過水為岨西北並帶漢水其城流雜聚居世謂之流雜城方輿紀要云地志斜褒二水並出衙嶺山斜水北至郿入渭褒水南至南鄭入沔褒谷在今漢中府褒城縣北

十里斜谷在今鳳翔府郿縣西南三十里自鳳城至褒城皆大山緣坡嶺行有闕處以木續之成道如橋然所謂棧道也出褒城地始平據此則褒斜乃關中西南阻隘故賦以為右界之險也隴首即隴頭見後四愁詩

眾流之隈汧涌其西案孫氏志祖文選李注補正引趙氏曦明云音義作汧水之汧攷爾雅注疏凡水為人所決陂障與出而停成汧池者皆名為汧合二句并上文讀之從此義為長如其說是以汧為虛字非水名然水經渭水上篇注云汧水出汧縣之蒲谷鄉

文選集釋 卷一 六 小詩卷一

中谷決爲弦蒲藪爾雅曰水決之澤爲汧汧之爲名實兼斯舉又云渭水又東汧汧二水入焉則水正因此得名耳○又案許氏慶宗云善於此二句無注蓋無此二句或五臣本有之後人彘入善本爾余謂後漢書亦無此二句則無者是也

則天地之隩區焉後漢書隩作奧案爾雅釋邱隩隈詩洪奧毛傳亦曰奧隈尙書厥民隩鄭注作奧四隩旣宅史記及漢志竝作奧是隩與奧通也注引說文曰隩四方之土可定居者也今說文作奧與隩異部異音而四隩旣宅玉篇引作奧廣韻同蓋古从自之字

或从土如爾雅釋地陂者曰阪說文則坡者曰阪詩芮鞠之鞠漢書作隩字林作坵是也漢書郊祀志上神明之隩顏師古注土之可居者曰隩與此處李注皆以隩爲奧矣

是故橫被六合注關西爲橫近張氏雲璈選學膠言謂堯典光被字漢儒傳授本作橫釋言枕充也枕卽橫字孔傳出魏晉間橫已作光而訓光爲充猶存古義案此語未的漢人亦多有作光被者如宣帝紀蕭望之傳竝曰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高誘注淮南俶真訓曰被讀光被四表之被此類不一卽本書典引

光被六幽蔡邕注引書光被四表班固一人而前後互異知漢時原橫光竝用蓋光與杳橫字同聲相通故漢人稱橫門爲光門也至尙書鄭注言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作光字本義解并巳不訓充然則作光非由孔傳矣

仰悟東井之精注引漢書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沛公至霸上又曰以麻推之從歲星也此高祖受命之符案此見高祖本紀及天文志彼注引李奇曰歲星得其正度其四星隨比常正行故曰從孟康曰歲星先至爲主應劭曰東井秦之分野五星所在其

下當有聖人以義取天下劉氏攷云太白辰星去日率不能一兩次今十月而從歲星於東井非也然則五星以秦之十月聚東井耳秦之十月今七月日當在鶉尾故太白辰星得從歲星也東坡志林亦云漢元年十月乃今之八月八當八月而得七月節七當作六日猶在翼軫間金水聚井不甚遠○又案顧氏炎武日知錄曰高帝紀春正月注凡此諸月號皆太初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爲歲首卽謂十月爲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叔孫通傳諸侯羣臣朝十月注漢時以十月爲正月故行朝賀之禮史家

文選身釋 卷一
追書十月此元年十月當是建申之月惟此一事失於追改遂以秦之十月爲漢之十月余謂如諸說於麻數得已但推步與占驗本不同開國祥徵未必盡循常度猶曰空談不足奪實測然據高帝紀自元年後每年初竝書冬十月明是秦之正月元年尤重何得獨未追改而下文又何以書春正月也一年之中不應參差如是任敖傳云敖與張蒼同傳故如淳注遂以爲張蒼傳以高祖十月至霸上故因秦以十月爲歲首是十月乃夏正之十月倘改十月爲七月則敖傳語作何解耶且高祖十月至霸上實始得國故稱元年豈合於七月

預稱之君謂卽七月至霸上豈七月亦可爲歲首乎惟宋高氏似孫緯畧於高祖元年十月引崔浩考古今麻云五星以前三月聚東井竊意災祥之應總由先兆有前數月者竝有前數年者何必當月今作五星以夏正七月聚東井而高祖以夏正十月至霸上庶諸家之說無妨於漢書元年首稱夏正之冬十月與任敖傳亦不背特是星聚以七月而漢書繫諸十月其文若離析讀之元年冬十月斷住蓋從春秋首月雖無事必書之例正其名爲開國下五星聚於東井乃因沛公至霸上牽連以書非謂卽在是月似可

通或者五星之聚爲開國一大關鍵不能不書於元年而七月爲秦之十月適同十月之名遂追書於十月究屬淆紊至天文志單舉星聚爲十月殆又承本紀而誤所以啓後人之疑正在此耳顧氏學精博蒙於此推尋未安聊爲異議俟明者審定焉

俯協河圖之靈案後漢書章懷注引河圖曰帝劉季日角戴勝斗角龍股長七尺八寸昌光出軫五星聚井期之興天授圖地出道於張兵鈐劉季起此與李善注引春秋漢含孳之文異李云五經緯皆河圖也似不如直引河圖爲當彼時緯書俱在不知李氏何以

遺之

歸秦嶺注云秦嶺南山也案王氏應麟通鑑地理通釋云商州上洛縣西十八里有秦嶺山嶺北爲秦山南爲漢山周六百二十里明一統志秦嶺在西安府藍田縣東南方輿紀要云卽南山別出之嶺凡入商洛漢中者必趣嶺而後達此賦後文言前乘秦嶺蓋由也三秦記長安正南山名秦嶺東起商洛西盡汧隴東西八百里嶺根水北流入渭號爲八百秦川舊記皆云南山深處高而長大者曰秦嶺然則終南秦嶺

本一山矣而六典云隴右道各山曰秦嶺或以爲今鳳翔府之岍山余謂漢書地理志吳岳在扶風汧縣西古文以爲汧山汧禹貢作岍胡氏渭錐指云吳嶽二山周禮總謂之嶽山禹貢總謂之岍山當以漢志爲正蔡傳引晁氏說謂今隴山天井金門秦嶺皆古之岍山不知何據據此則秦嶺之說李注是也章懷注亦同

賦北阜注云北阜山也漢書文帝曰以北山石爲榭案所引見劉向及張釋之傳彼注皆未明北山何在章懷注云北阜卽今三原縣北有高阜東西橫亘者是

也攷三原縣以其地在濟豐原孟侯原白鹿原間故

名文帝爲此語時蓋居霸陵北臨厠

韋昭曰高岸夾水爲厠指

新豐以示慎夫人也陵在霸水上水經白鹿原正三

原之境今三原有嶽嶽山與天齊原竝在縣西北殆

渾言之以爲北山與三原縣又在長安之北故此云

賦北阜也○又案詩小雅稱南山又有北山錐指云

南山蓋謂都南諸山終南太一在焉北山謂都北諸

山九變甘泉嶽薛等也此尤足爲北阜之證

挾灋灋後漢書作鄴霸案灋水本作豐見詩大雅卽文

王所都亦只作豐見書召誥因豐爲邑名而作鄴水

名亦遂从邑後漢書馮衍傳注酆鄠二水名說文邑部有酆水部無禮後人凡水名多加水旁故今禹貢禮水攸同東會于禮皆已作禮殆衛包所改而漢志所引仍作酆也又水經渭水下篇注云霸者水上地名也古曰滋水秦穆公霸世更名曰霸水以顯霸功則霸字亦不當加水何氏焯讀書記已言之然說文正作灞。注引張揖上林賦注曰豐水出鄠南山豐谷案漢志右扶風鄠下云豐水出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鄠縣今屬西安府上林苑在今長安縣西南方輿紀要云豐水東北流經故長安城西又北至咸陽

縣境入渭水經無豐水之目其附見渭水篇者曰渭水又東豐水從南來注之酆注引地說云渭水與豐水會於短陰山內水所匯處無他高山異巒所有唯原阜石激而已若紀要又引舊志一云豐水今名賀蘭渠東北流注交水此異說恐非。注又引漢書曰霸水出藍田谷案此所引見地理志京兆尹南陵下下云北入渭不言何縣水經渭水下篇云渭水又東過霸陵縣北霸水從縣西北流注之注云水出藍田縣藍田谷所謂多王者也蓋本漢志下云霸水又左合澹水歷白鹿原東即霸川之西故芷陽矣芷陽即

霸陵而後文云又東北逕新豐縣又北入于渭則是入渭在新豐與桑經異方輿紀要謂霸水亦名藍谷水又引輿地紀勝霸水出秦嶺合藍谷傾谷諸水入澆水而北流於渭特更溯其源耳。又案後西征賦元霸素澆以元霸爲稱者錢氏坵鞫注漢志云霸水本名茲水茲从二元左傳曰何故使我水茲茲者黑也非草木茲生之字是已茲字今或从水旁

據龍首注引山海經曰華山之西龍首之山也案今西山經作女牀之山又西二百里曰龍首之山郝氏懿行箋疏曰薛綜注東京賦云女牀山在華陰西六百

里又加二百里則去華山八百里也李氏所引疑郭注文今本脫去之余謂西山經起處本言華山之首以下臚列多山皆云又西若干里李氏蓋渾舉之以爲華山之西耳未必是郭注也水經渭水注云高祖在關東令蕭何成未央宮何斬龍首山而營之山長六十餘里頭臨渭水尾達樊川頭高二十丈尾漸下高五六丈土色赤而堅云昔有黑龍從南山出飲渭水其行道因山成跡山卽基闕不假築高出長安城酈氏此注自山長以下本之三秦記見太平御覽九

百三十卷

建金城而萬雉案水經渭水注云渭水又東逕長安城北漢惠帝元年築六年成秦離宮無城故城之趙氏一清曰漢書惠帝紀元年城長安三年春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子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注鄭氏曰城一面故速罷又五年九月長安城成六年起長安西市也而史記呂后紀云惠帝三年方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城就索隱曰漢宮闕疏四年築東面五年築北面漢舊儀城方六十三里經緯各十二里三輔舊事云城形似北斗也方輿紀要則曰城南爲南斗形北爲北斗形人呼爲斗城亦名陽中城中

始也取一陽初生之義云又引潘岳關中記長安城皆黑壤赤城今尙赤如火堅如石父老相傳鑿龍首山土爲之

立十二之通門案水經渭水注云十二門東出北頭第

一門名宣平門後西征賦踐宣平之清闕注引三輔黃圖與此同而太平寰宇記以宣平

爲長安南門殆誤也亦曰東城門其郭門亦曰東都門卽逢萌

挂冠處也第二門名清明門一曰凱門內有藉田倉

亦曰藉田門第三門名霸城門民見門色青又名青城門或曰青綺門亦曰青門阮籍詠懷詩昔聞東陵

瓜近在青門外謂此也南出東頭第一門名覆盎門

其南有下杜城應劭曰故杜陵之下聚落也故曰下杜門又曰端門北對長樂宮第二門名安門亦曰鼎路門北對未央宮第三門名平門西出南頭第一門名章門亦曰故光畢門也又曰便門第二門名直門故龍樓門也張晏曰門樓有銅龍第三門名西城門亦曰雍門其水北入有函里氏名曰函里門又曰光門亦曰突門北出西頭第一門名橫門如瀆曰音光故曰光門其外郭有都門有棘門徐廣曰棘門在渭北漢書徐厲軍於此備匈奴又有通門亥門也其第二門名洛門又曰朝門一曰高門蘇林曰高門長安

城北門也一曰厨門其內有長安厨官故名厨門如瀆曰今名廣門也第三門名杜門亦曰利城門其外有客舍故名曰客舍門又曰洛門也凡此諸門皆通達九達三途洞開隱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出右入爲往來之徑行者有上下之別今攷酈氏所述較三輔黃圖爲詳但其中與黃圖及近人方輿紀要微有參差如下杜門黃圖亦曰杜門則後杜門不應有平門亦曰便門紀要云古平便同字是也觀堯典平秩史記作便程可知此不應以平門屬南便門屬西光門宜爲橫門之別則西出之光門非是趙氏一清曾辨

之利城門卽洛城門一曰洛門則北出第二之洛門亦不應有也至安門北對未央宮而紀要屬之平門高門卽厨門紀要屬洛城門不知孰是又紀要於平門亦曰西安門章門引胡氏說或謂之白門洛城門引宮殿疏亦名鸛雀臺門則皆酈所未及矣

街衢洞達注引說文曰街四通也案今說文街四通道也此處脫道字云四通者太平御覽一百九十五引風俗通曰街者攜也離也四出之路攜離而別也正與說文合說文又云四達謂之衢蓋本爾雅是街與衢同矣三輔黃圖言有香室街夕陰街尙冠前街

九市開場注引漢宮闕疏曰長安立九市其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案宋樂氏史太平寰宇記引廟記云長安市九所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四里爲一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門夾橫橋大道又曰旗亭樓在杜門大道南又有當市樓西京賦云廓開九市旗亭五重是也又郡國志云長安大俠萬子夏居柳市司馬季主卜于東市西市有醴泉坊隋曰利人市因有西市署據此則市名祇此可見餘無考至後代於旅肆沽飲之處每稱旗亭蓋已起於漢矣○又案上句云閭閻且千蓋渾言之其可見者王氏應麟玉海引黃圖長

安間里百六十有宣明建陽昌陰尙冠修城黃棘北
煥南平大昌戚里

七相五公注於七相但舉其五曰韋賢車千秋黃霸平
當魏相內惟千秋徙長陵餘四人俱徙平陵注又云
其餘不在七相之數者並以罪國除故也案此注頗
混注所云其餘蓋謂不在七相之數者非謂七相內
可闕其二也豈本文明言七相而李氏注之轉謂宜
止數其五耶余疑注有脫落後漢書注則云七相謂
車千秋長陵人黃霸王商並杜陵人韋賢平當魏相
王嘉並平陵人似當以此爲準且漢書黃霸傳本淮

陽陽夏人以豪桀役使徙雲陵爲丞相後徙杜陵亦
非平陵也。注又據漢書張湯杜周爲御史大夫蕭
望之爲前將軍馮奉世爲右將軍史丹爲大將軍內
惟周徙茂陵餘俱徙杜陵注又云公御史大夫將軍
通稱也案漢書百官表丞相後更名大司徒太尉爲
大司馬御史大夫爲大司空此漢之三公也自應居
此官始得稱公其中大司馬或冠以將軍或不冠將
軍顏師古曰冠者加於其上共爲一官是爲大司馬
而稱公非以將軍而稱公也若前後左右將軍不兼
此三官尤無公稱注說殊未覈後漢書注云五公謂

田蚡爲太尉長陵人張安世爲大司馬朱博爲司空
竝杜陵人平晏爲司徒韋賢爲大司馬竝平陵人所
舉者皆爲此三官義較長雖韋賢再數固無不可否
則當去賢而易以杜周耳

五都之貨殖注引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
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市長安皆爲五均司市師案所
引見食貨志五都本不連長安在內注倒置長安於
下似六都矣安字蓋誤衍長字讀上聲志載莽詔云
今開賒貨張五均設諸幹者所以齊眾庶抑并兼也
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

洛陽邯鄲臨淄成都市長皆爲五均司市稱師東市
稱京西市稱畿洛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爲
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而志上文云樂語
有五均注引鄧展曰樂語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
有五均事臣瓚曰其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立五均
則市無二價四民常均彊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
貧則公家有餘恩及小民矣據此是西漢時市已有
五均其并洛陽等五都立之乃莽之變制也

商洛緣其隈注引說文曰隈水曲也案今說文隈水曲
隩也本書海賦注所引與此皆無隩字又琴賦注及

列子釋文竝云隈水曲也當亦本說文疑今本隩字
衍但說文隩水隈厓也則隩隈義正通

冠以九變注引漢書谷口縣九變山在西案谷口縣於
志屬左馮翊蓋今之醴泉縣地縣東北七十里有谷
口故城九變在今縣東北五十里則山於漢時爲縣
治之西矣方輿紀要謂九峯俱峻山之南麓卽咸陽
北阪也志云山高六百餘丈周十五里與甘泉相埒
西京賦九變甘泉涸陰沍寒山之北謂之嶺北晉以
後新平北安定諸郡皆爲嶺北地也

陪以甘泉注引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大王之國北有
甘泉谷口案方輿紀要引舊志云甘泉山在雲陽縣
西北八十里登者必自車廂坂而上坂在雲陽縣西
北三十八里縈回曲折車軌纔通上坂卽平原宏敞
樓觀相屬范雎所說卽此雲陽故城在今涇陽縣縣
西北百二十里有甘泉山紀要又云山周六十里一
名石鼓原一名磨石原亦曰磨盤嶺亦曰車盤嶺甘
泉出焉其地最高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城堞輿
地志山有宮秦始皇所作漢武元封二年更作甘泉
宮又於宮城築通天臺去地百餘丈雲雨悉在其下
故此賦下云乃有靈宮起乎其中也又云帝嘗以五

月避暑八月始歸則西京賦所謂日北至而含凍此
焉清暑者也

提封五萬注引臣瓚曰舊說提撮凡也言大舉頃畝也
韋昭曰積土爲封限也案提封五臣本及後漢書竝
作隄封廣雅堤封都凡也隄堤皆與提通漢書刑法
志一同百里提封萬井蘇林注提音祇陳留人謂舉
田爲祇李奇注提舉也舉四封之內也顏師古謂李
說是也提讀如本字蘇音非王氏念孫廣雅疏證曰
提封卽都凡之轉提封萬井猶言通共萬井耳食貨
志云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地理志云提封田一萬

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匡衡傳云樂安
鄉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義竝與此同若訓提爲舉
訓封爲四封而云舉封若干井舉封若干畝則爲不
辭又東方朔傳云廼使吾邱壽王舉籍阿城以南蓋
屋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亦謂舉籍其
頃畝之大數及其賈直耳若云舉封頃畝則尤爲不
辭且上言舉籍下不當復言舉封以此知諸說之皆
非也余謂後人直以提封作封域字用蓋本章昭
原隰龍鱗案禹貢於雍州言原隰底績爲他州所無胡
氏錐指云原隰雖處處有之而秦中獨多地勢高下

相因有原必有隰其卑於原者即隰也西京賦曰於後則高陵平原據渭踞涇澶漫靡迤作鎮於近此言渭北諸原也今涇陽縣有石安原百頃原覆車原豐稔原西成原清涼原其西則咸陽縣有畢原咸陽原短陰原興平縣有始平原郿縣有積石原亦稱北原武功縣有西原亦稱雍原東原扶風縣有三峙原岐山縣有周原鳳翔縣有石鼓原西時原其東則高陵縣有奉政原鹿苑原三原縣有天齊原豐原孟侯原白鹿原富平縣有掘陵原羊蹄原中華原北鹵原南鹵原八公原同州有商原即商顏許原朝邑縣有彊梁原即朝其

北則長武縣有鶉觚原一名淺水原黃萑原耀州亦負高原故縣名華原澄城縣有臨高原韓城縣有韓原高門原此皆原之在渭北者西都賦言鄭白之沃遂及原隰龍鱗是也渭南亦有原凡南山之麓陂陀漫衍者皆原也長安縣有細柳原其東則咸寧縣有畢原畢終南之道名神禾原少陵原即鴻固原樂游原藍田縣有白鹿原涼風原臨潼縣有普陀原或云即藕原斷原渭南縣有新豐原一名光明原又名青原其西則郿縣有五丈原詩小雅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昫昫原隰曾孫田之是也原多則隰亦多不可勝名故總謂之原隰其地則盡今

之西安府境兼得鳳翔府之東鄙張良所謂沃野千里者矣余謂鄭國渠與白渠俱在今涇陽縣西北六十里資涇水爲灌溉之利而涇又入渭諸葛武侯嘗屯田於渭濱故此處言原隰承上鄭白之沃與西京賦云據渭踞涇一也

桑麻鋪棊注引王逸楚辭注曰紛盛兒也又云棊與紛古字通案注以棊爲紛之借字固可通但棊本榜之隸變說文榜香木也从木旁聲篆體本作𣎵象香气上出此處上句五穀垂穎穎爲禾穗蓋謂垂其穗末則鋪棊當亦謂布其香氣似此於對偶尤稱

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潰渭洞河注引漢書武紀曰穿漕渠道渭案史記河渠書武帝元光中鄭當時爲大農言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上度六月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溉天子以爲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以漕大便劉氏奉世曰今渭汭至長安僅三百里固無九百餘里而云穿渠起長安旁南山至河中間隔霸澮數大川無緣山成渠之理此說可疑今亦無其迹王氏應麟困學紀聞引

劉說并及此賦語似以為不然但史公親在當時所紀何至乖錯且漢書溝洫志亦因之而此賦復言之不得謂無其事其所云九百餘里者或有誤字下三百餘里漢書抑漕渠未開時水道迂迴皆不可知若霸漕三作五二水本俱入渭當無所隔水經渭水下篇注云霸水又北左納漕渠絕霸右出焉又東北逕新豐縣右合漕渠漢大司農鄭當時所開也以渭難漕乃穿渠引渭合渠自昆明池南傍山原東至於河且田且漕是北魏時故渠依然方輿紀要云唐天寶三載韋堅為運使規漢隋舊渠隋開皇中開富皆起關門西抵長

安通山東租賦太和元年歲旱河涸咸陽舊有興成堰秦漢故渠也咸陽令韓遼請疏之東抵潼關二百里可罷車輓之勞從之蓋唐代其迹尚存又云天復四年朱全忠劫遷車駕於洛陽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沿河而下長安自此邱墟而漕渠亦廢則唐以後始湮沒劉氏宋人遂云然耳又攷杜篤論都賦云洪渭之流徑入於河大船萬石轉漕相過正與此賦相發明也

汎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注引史記曰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與淮泗會也案此所引亦見河渠

書索隱引文穎曰所引河蓋爲二流一南經陽武爲官渡水一東經大梁城卽鴻溝今之汴河是也汴水見後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元和志云禹塞滎澤開渠以通淮泗然史記言九川旣疏諸夏艾安功施於三代自是之後爲鴻溝則鴻溝非禹跡可知攷左氏僖十三年傳秦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杜注從渭水運入河汾而不及淮泗禹貢揚州貢道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與此所云控引淮湖與海通波者頗合但彼時帝都在冀州非關中也則由淮泗而通河入渭固漢代事後西征賦云漕引淮海

之粟正亦謂此河渠書又云其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壩棄地民芟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爲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久之河東渠田廢此西京漕運之變也若方輿紀要云明帝永平中命王景修渠絕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舊迹亦曰滎陽漕渠時已都洛陽故加經理而非運入關中矣

踰崑崙注引山海經曰帝之下都崑崙之墟案此見海
內西經經云海內崑崙之虛郭注言海內者明海外
復有崑崙山郝氏謂海內崑崙卽西次三經崑崙之
邱也禹貢崑崙亦當指此若水經禹本紀竝言崑崙
去嵩高五萬里十洲記崑崙山在西海之戌地北海
之亥地似皆別指一山余謂此賦下句云越巨海則
所稱者海外之崑崙與○注又引河圖括地象曰崑
崙在西北其高萬一千里案此與王逸注離騷引同
初學記引山海經亦云崑崙山縱廣萬里高萬一千
里郝氏謂所引蓋禹本紀文初學記誤也余謂後漢

書注引晉灼漢書注云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里與此
異者蓋本之山海經崑崙之虛高萬仞郭注言自此
以上二千五百餘里也

列芬椽以布翼注引說文曰芬複屋棟也扶云切又曰
椽椽也梁道切又曰翼屋榮也案說文又云檣芬也
是檣亦複屋之棟矣而廣雅曰檣棟也爾雅棟謂之
桴郭注屋檣也釋名云檣謂之棟段氏以三說爲非
但複屋之棟亦名棟則以檣爲棟固無不合三家渾
言之許則析言之也說文檣篆與椽篆相連此處及
西京賦結芬椽以相接皆芬椽連言則椽是複屋之

椽與榱別魏都賦粉椽複結亦同彼勞作粉者同音借字耳椽亦作輶漢書張敞傳果得之殿屋重輶中輶爲椽之借字也王氏廣雅疏證曰屋椽謂之椽猶車蓋弓謂之輶故釋名云輶蓋又也如屋構椽也輪輻謂之輶義亦同也○注於梁道切下接又曰翼屋榮也似承上仍爲說文語案說文翼在飛部作翬重文爲翼無屋榮之訓惟儀禮士冠鄉射等篇屢見東榮字鄭注竝云榮屋翼也本書甘泉賦列宿迺施於上榮注引韋昭同據此榮可訓屋翼則翼即可轉訓爲屋榮豈今說文有佚脫歟或此處連引說文而

於梁道切之下但云翼屋榮也乃別自爲說因與上文相涉而誤衍又曰二字

裁金璧以飾璫注引上林賦華榱璧璫注韋昭曰裁金爲璧以當榱頭案韋語見史記司馬相如傳集解所引彼作裁玉爲璧此金字疑爲玉之誤漢書亦載上林賦顏注璧璫以玉爲榱頭當卽所謂璇題玉題者也一曰以玉飾瓦之當也則知是玉非金蓋璧从玉非卽玉名也其形圓爾雅肉倍好謂之璧故云裁玉爲璧耳此注兼金言之或亦可裁金爲璧之形與注中當字無玉旁則璫宜作當說文璫字在新附○又

案瓦當者廣雅釋器棺當謂之脉王氏疏證云車前
後蔽謂之當義與棺當同脉通作和呂氏春秋開春
論王季葬渦山之尾樂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桂氏
馥札樸云脉爲棺頭則瓦當謂瓦頭也李九平樂館
銘勞梁照曜朱華飾當余謂今人於被頭緣飾亦曰
當頭卽瓦當之義秦漢瓦當近多於關中得之有長
生未央等文蓋當時宮殿所遺出之土中者也
乘茵步輦注引應劭漢官儀曰皇后婕妤乘輦餘皆以
茵四人輿以行案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初學記太平
御覽諸書職官部引此文俱作衛宏漢舊儀宏書本

亦名漢官舊儀疑李善因此誤屬應劭也五臣注後
宮或因於茵或載於輦是乘茵乃行茵褥之上漢書
王莽傳臨久病朝見挈茵輿行顏師古曰坐茵褥之
上令四人對舉茵之四角輿而行或謂此病時爲然
平時不應有元李氏治敬齋古今註云應劭說於餘
皆以茵之下始云四人輿以行則茵亦輦輦之屬詩
文茵暢轂前漢周陽由傳同車未嘗敢均茵馮茵蓋
車中之物或因以取名也余謂此說固可通但周禮
鄉師注引司馬法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
輦周十五人而輦輦非止四人茵與輦分等差所云

四人輿以行者當專指茵言漢舊儀上云侍中左右近臣見皇后如見帝見婕妤行則對壁坐則伏茵若茵為輦輻之屬似與伏茵語乖漢舊儀又云掖庭令晝漏未盡八刻廬監以茵次上婕妤以下至後庭訪白錄所婕妤本乘輦及當御時亦用茵以茵為便而易行故耳苟是輦輻不應婕妤忽降輦而為茵也然則小顏四人對舉茵之說與漢舊儀正合殆宮中本有是制而芥子臨以病未廖許得用之與

絡以綸連注引說文曰綸糾青絲綬也案今說文青上無糾字急就篇顏注引有之與此注正合章懷注亦

同是唐時本皆有糾字蓋今本之脫字矣禮記緇衣鄭注綸今有秩嗇夫所佩也疏引張華云綸如宛轉繩續漢書輿服志云百石青紺綸一采宛轉繆即糾字也織長丈二尺百石即有秩嗇夫見漢書百官公卿表章懷又云綸或作編則字之形似而誤

金釭銜璧注引漢書昭陽宮壁帶為黃金釭函藍田璧又引說文釭轂鐵也案今說文釭字云車轂中鐵也方言曰車釭燕齊海岱之間謂之鎚或謂之錕自關而西謂之釭廣雅亦云鎚錕釭也王氏疏證謂釋名云釭空也其中空也凡鐵之空中而受柄者謂之釭

新序雜事篇淳于髡謂鄒忌曰方內內與柄同而員釭是也余謂此壁帶之金釭義正同故漢書趙皇后傳注壁帶壁之橫木露出如帶者也於壁帶之中往往以金爲釭若車釭之形也晉灼曰以金環飾之也義甚

晰段氏謂今俗稱膏燈爲釭亦取凹處盛膏之意則展轉而襲其名耳

釭注引漢書曰昭陽舍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砌皆銅沓黃金塗案所引見外戚傳砌作切師古曰切門限也後漢書班固傳於此賦正是切字章懷注同說文砌字在新附蓋俗體也祇當作切廣雅釋宮秩

斲砌也王氏疏證云爾雅秩謂之闕孫炎注門限也郭璞音切說文楣限也楣與切古亦同聲淮南汜論訓枕戶麟而卧是麟爲切也字亦作麟說山訓牛車絕麟說林訓不發戶麟高誘注竝云楚人謂門切爲麟余謂廣雅字雖作砌而仍爲門限之訓惟玉篇砌階砌也其義始混此賦與玉階連言則當是切爲門限可知善本加石旁殊誤且既引說文釭金飾器又自言以玉飾砌與玉階復疊宋王氏觀國學林非之是也又今人多以庀爲階乃誤會廣雅觀西京賦金庀玉階金庀卽此釭切也彼賦又云設切厓廉亦指

門限而言字不作砌得之。又案書顧命夾兩階阼
某氏傳堂廉曰阼士所立處莊氏述祖五經小學述
云說文阼廣臣也从臣已聲阼古文阼从戶書之阼
正當作阼凡階皆在堂廉之前王者內陛則廉盡階
階在廉內如人之頤故曰階阼猶言賓階面阼階面
也至从戶之阼別是一字當入戶部古文戶臣字相
近今本說文誤以阼爲阼字重文亦以書阼字隸古
轉寫作阼不知階阼取義於頤與戶無涉也廣雅所
言阼與砌皆是門限則阼非堂廉阼从戶从已已亦
聲已止也與限从艮同玉篇臣部阼與之切廣臣也

長也戶部阼牀已切砌也亦作阼不以阼爲阼重文
則今本說文係後人羸入無疑余謂莊說似合段氏
以阼字古文从戶疑當作从尸凡人體字多从尸不
當从戶也此仍泥阼阼一字而欲改阼之偏傍不如
從玉篇分部爲得矣玉篇多本之說文是說文古本
原不以阼爲阼之重文也後人以阼爲階殆亦因尙
書阼作阼連階字言而誤惟阼爲門限故用銅沓冒
黃金塗謂之金阼階乃以石爲之玉亦石類石之美
者可稱玉故曰玉階阼若是階豈銅沓金塗之所得
施耶俗書切字加石旁誤正緣此至爾雅樞達北方

謂之落時落時謂之厄郭注門持樞者或達北櫪以爲固也又稱厄道二名也郝氏謂阨訓砌蓋別一義然門限正所以持樞特以達北方有落時之名非有二義邵氏正義不別是也

礪礪綵緻注引說文曰礪石之次玉也案予虛賦礪石武夫張揖亦云皆石之次玉者而礪字史記作璵漢書作礪山海經中山經云扶豬之山其上多礪石爾雅釋文引應劭注礪石出鴈門皆作礪禮記玉藻土佩璵玟又作璵蓋古从璵之字多亦从需而因其爲石之次玉故或从石或从玉也注又自爲說云礪礪

類也此特望文生義說文玉篇皆無礪字惟廣韻集韻有之竝云礪礪石次玉當卽本此賦也

珊瑚碧樹周阿而生注引廣雅曰珊瑚珠也案今廣雅釋珠之類有珊瑚王氏疏證云珠爲蚌精之名亦美石通稱故字从玉爾雅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郭注云珠如今雜珠而精好是珠又爲美石之通稱矣張氏膠言未詳珊瑚之稱珠因據本草言珊瑚有黑色碧色者遂謂賦以珊瑚碧樹連言或碧樹卽指珊瑚之碧色者殆不然太平御覽引元中記云珊瑚出大秦西海中生水中石上初生白一年黃三

年赤四年蟲食敗則珊瑚未必爲碧色其碧色者乃碧玉非珊瑚也且今珊瑚多有細如蚌珠者此賦所云或是珊瑚高柯與碧樹爲二物或以碧玉爲樹而珊瑚細珠綴其上爲華皆可通也

後宮之號十有四位據注引漢書贊其號曰昭儀曰婕妤曰嬪娥曰倭華曰美人曰八子曰充依曰七子曰良人曰長使曰少使曰五官曰順常又有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同爲一位合之則各十九而位十四案三輔黃圖云武帝時後宮八區有昭陽飛翔增成合歡蘭林披香鳳皇鴛鴦等殿後增修安處常

室蒞若椒風發越蕙草等殿爲十四位是以殿名爲號觀此下云窈窕繁華更盛迭貴蓋言其人非言其地西京賦列爵十四明係爵號當卽以十四等分處各殿則亦不異也此賦上文已列殿名惟昭陽別言之因其特盛耳中有鴛鴦卽鴛鴦卽鳳皇而注引漢宮閣名鴛鴦乃一殿似稍參差餘悉同

命夫惇誨故老注引爾雅曰惇勉也案後漢書惇作諄章懷注引詩大雅諄爾諄諄則諄誨字固可聯屬余謂內則云養老乞言皆有惇史注疏訓惇爲厚惇字當本此於故老爲合似作惇義亦長也

周以鉤陳之位注引樂汁圖曰鉤陳後宮也又服虔甘泉賦注曰紫宮外營勾陳星也然王者亦法之案史記天官書無鉤陳惟云中宮天極後勾四星大者象皇后小者三星象三夫人檀弓鄭注云帝嚳立四妃象后妃四星近金氏鶚因謂後勾四星本各后妃後世改名鉤陳然考星經已言勾陳而此賦及西京賦鉤陳之外閣道穹隆竝緣上後宮爲說班張俱在鄭前則鉤陳之名古矣金氏又云天官書以北爲前故以南四星爲后妃後世天文家以南爲前故以南四星爲鉤陳鉤陳爲天子兵衛晉書天文志云鉤陳後

宮也失之余謂星經既云勾陳六星在五帝下爲後宮又云主天子六軍將軍又主三公甘泉賦云伏鈞陳使當兵卽班張所說亦謂宮外之周衛正服注所云紫宮外營也然則鉤陳固主兵衛矣

輦路經營修除飛閣注引司馬彪曰除樓陛也案注先引如淳說輦道閣道也是閣非觀閣乃廣雅釋室之棧閣也本書謝靈運從斤竹澗越嶺溪行詩注引通俗文版閣曰棧蓋如蜀之棧道施版爲之者故曰飛閣然則除亦非階除廣雅又云除道也王氏疏證引九章算術商功章曰負土往來七十步其二十步上

文選集釋 卷一
下棚除棚除二當平道五劉徽注云棚閣也除邪道也此除閣義與棚除同而注以爲樓陛似失之陛則不得言修矣觀後漢書於此文作修涂涂除同韻字形亦相近愈可見是道非陛也

自未央而連桂宮北彌明光而亘長樂注引三輔舊事曰桂宮內有明光殿又漢書曰高祖修長樂宮案水經渭水下篇注云未央宮北有元武闕東有蒼龍闕闕內有閭闔止車諸門宮北卽桂宮也周十餘里內有明光殿走狗臺柏梁臺舊乘複道用相逕通卽此下所云凌陞道而超西墉與西京賦閣道穹窿下亦

及長樂明光桂宮是也酈注又云明渠逕漢高祖長樂宮北本秦宮也周二十里殿前列銅人殿西有長信長秋永壽永昌諸殿元和志云未央宮東距長樂宮一里中隔武庫余謂西京賦薛注旣云明光殿名與酈注暨此李注竝同而彼處又引漢武帝故事上起明光宮桂宮長樂宮則以明光別爲宮非桂宮中之一殿章懷注亦云未央宮在西長樂宮在東桂宮明光宮在北觀班張二賦之文似別爲宮者近是○又案漢書武帝紀太初四年起明光宮顏注引三輔黃圖云在城中元后傳云成都侯商避暑借明光宮

蓋謂此宋王楙野客叢書謂漢有兩明光宮黃圖一屬北宮一屬甘泉屬北宮者成都侯避暑之處屬甘泉者乃武帝造以求仙而議顏注爲謬然顏注明云在城中北宮非城中乎且甘泉地寒故武帝以爲避暑之所則成都侯避暑當亦近甘泉可知王氏之說殊自相矛盾若方輿紀要引關中記云桂宮一名甘泉宮或謂之北宮但甘泉自在雲陽殆非桂宮也

提建章而連外屬設璧門之鳳闕注引漢書曰建章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南有璧門之屬案水經渭水注引三輔黃圖曰建章宮漢武帝造周二十餘

里千門萬戶其東鳳闕高七丈五尺俗言貞女樓非也漢武帝故事云闕高二十丈關中記曰建章宮圓闕臨北道有金鳳在闕上高丈餘繁欽賦曰秦漢規模廓然毀泯惟建章鳳闕巋然獨存雖非象魏之制亦一代之巨觀也又云建章宮太液池中有漸臺南有璧門三層高三十餘丈中殿十二間階陛咸以玉爲之鑄銅鳳五丈飾以黃金樓屋上椽首薄以玉璧因曰璧玉門也方輿紀要云建章宮在今西安府西南二十里故上林苑中其東鳳闕乘高望遠一名別風闕余謂此賦於鳳闕下乃云內則別風之嶕嶢西

京賦語意畧同似別風非卽鳳闕矣

上觚稜注云應劭曰觚八觚有隅者也說文稜枳也枳與觚同案稜俗字說文从木後漢書正作枳稜章懷注引說文曰枳稜殿堂上最高之處也又一切經音義十八引通俗文曰木四方爲稜八稜爲枳段氏云通俗文析言之若渾言之則急就奇觚謂四方版也余謂徐氏錯云字書三稜爲枳漢書律厯志算法六觚爲一握蘇林曰六觚六角也郊祀志八觚宜通象八方師古曰觚角也是凡有隅角皆爲觚不限其數殿制四阿重屋則八觚每轉角處必峭上則最高上

必作飛鳥形故下言棲金爵也

經駢盪而出駮娑洞枌詣以與天梁注引關中記曰建章宮有駮娑駮盪枌詣承光四殿注又云天梁亦宮名也案後漢書注引三輔黃圖云上林有建章承光等十一宮長安志引關中記亦云宮十二建章承光等是承光與建章各宮又黃圖云駮盪宮春時景物駮盪滿宮中也駮娑宮馬行迅疾一日遍宮中言宮之大也枌詣宮枌詣木各宮中美木茂盛也天梁宮梁木至於天言宮之高也四宮皆在建章宮據此與賦四者連言不及承光正合而西京賦駮娑駮盪枌

諸承光薛注皆臺各臺殿可通言下別舉天梁之宮
則與此注合同一關中記乃所引互異班張亦有參
差未知孰是

虹霓迴帶於椽椽注引爾雅椽謂之梁案爾雅郭注云
門戶上橫梁釋文椽或作楹與說文椽字云門樞之
橫梁合而說文椽字別云秦各屋椽聯也齊謂之檐
楚謂之栳是許意以椽爲屋邊椽爲門梁各一物故
段氏以今本爾雅椽爲椽之誤但徐氏說文繫傳云
門椽橫木門上樞鼻所附或連兩鼻爲之以冒門椽
也則似合爲一郝氏謂椽椽聲亦相轉經典椽俱作

椽公食大夫禮云公當椽北鄉喪服四制云高宗諒

注諒古

閣作梁鄭注竝云椽謂之梁是許鄭義異故釋文

兩存其字也余謂廣雅椽亦訓栳蓋本說文而西京
賦之雲椽注云椽梁也是古多以椽爲梁者所傳固
不同矣

步甬道以縈紆注引說文縈紆猶回曲也案今說文縈
收輦也紆曲也一日縈也竝無此文蓋縈紆本有回
曲之義當是李氏所自爲說而引說文爲下杳窳之
證誤以上屬耳

又杳窳而不見陽注既上引說文下又曰杳杳窳也廣

雅曰窈窕深也窈與杳同案又曰二字當為說文曰
三字上杳字為窳之譌今說文穴部窳字云杳窳也
其杳字則別在木部云冥也从日在木下廣雅釋詁
三窈窳深也又釋訓窳窳窈窳深也字皆作窈窳此
注但云窈與杳同而不云窳與窳同豈李氏本亦作
窳不作窳歟至二字之義說文窈窳遠也窳深肆極
也蓋即其杳窳之訓而魯靈光殿賦云旋室嫵媚以
窈窕續漢書祭祀志注引封禪儀記云石壁宵窳如
無道徑西京賦云望窳窳以徑廷集韻曰窳同窳數者竝字
異而義同也

前唐中注引漢書其西則有唐中數十里

史記封禪書亦云其西則

唐中如淳曰唐庭也案唐中當即詩陳風之中唐逸周

書作雒解堤唐孔晁注唐中庭道也中唐之為唐中

猶中庭之為庭中也邵氏晉涵爾雅正義廟漢宮室

有唐中取庭之廣直為義故西京賦云前闕唐中彌

望廣濼余謂廣濼但狀庭道之形非竟言水壘三輔

黃圖載唐中池周迴二十里在建章宮太液池南似

唐中為池名始以古池塘之塘祇作唐其从土旁者說文在新附

國語周語陂唐汚庫以鍾其美是也因此遂謂唐為

池果爾則唐即池矣何又稱唐中池耶若漢書郊祀

志唐中作商中注商金也於序爲秋故謂西方之庭爲商庭恐本誤字而顏師古從而附會之且唐商雖異其以爲庭則一也

巖峻峭萃注引說文曰峻峭高也案今說文山部峻字云高也重文作峻其自部峻字云峭高也此注蓋因峻本从峻故卽以峻之訓爲峻之訓也峭與峭同注又云峭高貌也此亦就文解義說文無峭字廣韻有之云峭萃山峻兒不如後漢書作崔萃矣

庶松喬之羣類注引列仙傳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以教神農又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

也道人浮邱公接以上嵩高山案說文趨字讀若王子喬是喬亦作躄段氏謂卽太子晉也又有王喬者蜀武陽人也淮南齊俗訓王喬赤誦子誦同松顏師古注王褒傳僑松云王僑赤松子凡辭賦言喬松者皆謂王喬非王子喬又本書游天台山賦王喬控鶴以冲天葉氏樹藩附注云汲冢書王子晉謂師曠曰吾後三年上賓於帝所師曠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其非仙去明甚焦氏竝曰裴秀冀州記緱氏仙人廟昔王僑爲柏人令於此登仙世遂以王僑爲王子喬耳此皆分王僑與王子喬爲二余謂高誘注淮南云

王喬蜀武陽人也為柏人令得道而仙則段與焦所稱一也但古詩十九首有云仙人王子喬已不單言王喬蓋自漢以來遞相傳習無所區別耳若後漢書王喬傳為葉令有飛鳧舄事乃在顯宗時更不得相混矣又高誘云赤誦子上谷人也病癘入山道引輕舉亦非列仙傳所稱神仙之說本茫昧復何能定其時代乎

奮泰武乎上圖案後漢書泰作大章懷注云大武謂大陳武事也蓋古多以大為太而泰又通太故此處遂誤作泰耳又後漢書於前文提建章而連外屬無連

字此下耀威靈而講武事無靈字武字連武皆避上復是也惟後文乘鑿輿鑿為衍字見胡氏考異而後漢書亦有之

備法駕帥羣臣披飛廉入苑門注引蔡邕獨斷曰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有法駕又漢書武紀曰長安作飛廉館案章懷注云天子車駕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備千乘萬騎法駕公卿不在鹵簿中惟執金吾奉引侍中驂乘此蓋本之胡廣漢制度又引漢書音義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身似鹿頭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於館上作之因名焉二條

皆足補李注之畧飛廉爲禽者後東京賦龍雀蟠蜿
薛注云龍雀飛廉也與音義正合
遂繞鄠郛注云說文曰鎬在上林苑中鎬與鄠同案說
文之鎬本爲盥器其云武王所都字亦如此蓋假借
也此處作鄠殆因涉鄠字从邑而爲之然鄠別爲地
見東都賦非此也鎬一作瀉說文瀉久雨也是亦非
正字廣韻集韻鎬瀉並列鎬爲鎬京瀉爲水各實則
鎬卽水名也集韻謂瀉水在鄠疑非水經渭水下篇
注云渭水又東北與鎬水合水上承鎬池於昆明池
北又北流西北注與灑池水合北逕清靈臺西又逕

磁石門西又北注於渭而近人洪氏亮吉府廳州縣
圖志云鎬水在今長安縣西北引圖經云源出南山
谷中北流逕故長安城西南注昆明池又北爲鎬池
又北入于灑水似與鄠注所入異趙氏一清謂豐水
合鎬水北流由禁苑入渭特二者合流耳鎬池者寰
宇記引帝王世紀云鎬池卽周之故都廣記云長安
城西有鎬池在昆明池北周匝二十一里蓋地二十
三頃亦曰鎬陂寰宇記又云武王理鎬今鎬陂是也
自漢武穿昆明池于此鎬京遺址淪陷焉此蓋本水
經注之說

期門飲飛注證期門已悉又引漢書曰飲飛掌弋射案
飲飛本人名宣帝紀應募飲飛射士注服虔曰周時
度江越人在船下負船將覆飲飛入水殺之漢因以
材力名官如淳曰呂氏春秋荆有茲非得寶劍於干
將渡江中流兩蛟繞舟茲非拔劍赴江刺兩蛟殺之
荆王聞之仕以執圭後世以爲勇力之官臣瓚曰本
秦左弋官也武帝改曰飲飛茲飲音相近官有一令
九丞在上林苑中結罾繳弋鳧鴈歲萬頭以供祀宗
廟此掌弋射之證也

狻狷失木注引蒼頡篇狻似狸案後漢書班固傳載此
賦章懷注與此注同皆以狻爲狻廣雅狻狻也狻雖
也王氏疏證曰爾雅釋文引字林云狻謂之狻界經
音義二十一引蒼頡篇狻似貓搏鼠出河西據此則
狻乃狸屬非狻狻之狻也狻狻之狻自似獼猴不似
狸故廣雅分二條字則一从豸一从犬所以爲別也
兩注竝失之其以狻爲雌者爾雅雌卽鼻而長尾郭
注雌似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似獼尾未有歧
鼻露向上雨卽自懸於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江東
亦取養之爲物捷健釋文雌音誅字林余繡反或餘
季餘水二反余繡之音正與狻同淮南覽冥訓狻狻

顛蹶而失木枝高誘注狢猿屬長尾而昂鼻狢讀如中山人相遺物之遺又與餘季之音合是狢雌聲義皆同也雌又音誅故通作獮御覽引異物志云獮之屬捷勇於猿鼻端倒向上尾端分兩條天雨便以插鼻孔中水不入是也古者或刻尊彝以象之周禮謂之雌彝如王說分狢與狢甚悉此注既引蒼頡篇而亦引淮南顛蹶失木語是誤合爲一矣說文狢字云鼠屬善旋然狢篆厠於狸貓獮之後當是狸屬豈傳寫者因鼠部之鼯而誤歟段氏以狢狢爲一物而欲改說文注語作禺屬善倒懸未免武斷且云周禮爾

雅山海經有雌字許無雌狢即雌也今說文虫部明有雌字云如母猴印鼻長尾則當云許無狢雌即狢也方合段氏於說文功最深乃此注兩不相應著書之難如此

拖熊螭注引歐陽尙書說云螭猛獸也案說文离字下別載歐陽喬說离猛獸也卽此注所引尙書說者蓋說今文毋誓史記作如豺如離離古字通也考螭有三一爲猛獸卽此是也字當作离不从虫一爲東京賦之魑魅薛注山澤之神也左傳作螭魅說文离山神也獸形字亦不从虫作魑者俗字也一爲蛟螭

說文所云若龍而黃者是也字正當从虫作螭見後南都賦若上林賦之赤螭上言蛟龍則與南都賦所稱同一物而漢書注引如淳說螭山神也獸形殊誤顏師古已駁之矣

乃登屬玉之館注引漢書宣紀曰行幸長楊宮屬玉觀案觀與館同音通用此所引漢紀在甘露二年彼文本作萑陽宮非長陽今本李注殆涉下文歷長楊之榭而誤也方輿紀要云萑陽宮在今鄂縣西南二十三里秦惠文王時建萑讀曰倍注又引服虔曰屬玉觀以玉飾因名焉然觀上文所稱懸黎垂棘及玉璫

玉階之類非一則他處宮觀未嘗不以玉飾何獨此觀爲然後漢書注則引漢書音義曰屬玉水鳥也似鷓鴣於觀上作之因以名又西京雜記謂因柏梁災以水鳥爲厭勝此說是也

睚眦猗猗注引說文曰睚草木白華貌案說文日部睚字云光也萼部睚字云艸木白萼也从萼从白二字迥判而形相似後漢書注睚眦猗猗茂美之貌蓋彼處字从日也李善文選本則从白作擘今本字亦从日而注引說文不可通矣胡氏克家考異本亦未校及此○又案蜀都賦亦有睚眦猗猗語注云已見西

都賦彼處承上叩竹茵桂龍目荔枝而言其迎冬不凋則暍暍祇當謂茂盛不得以為白華字正从日與此異而注乃云已見西都賦似此處字亦从日矣兩注殊乖戾實則兩宜从日而此引說文誤耳

鳩注引爾雅鳩頭鳩郭璞曰似鳧案說文鳩字云鳩鵠也一曰鳩驢也上林賦既云交精旋目下又有鳩盧盧史記作鷗是鳩驢與鷗鵠為二物段氏謂鷗鵠一名鷗驢非也御覽九百廿八引孫炎曰烏鷗也郭注爾雅云江東謂之魚鷗音髡箭本草拾遺說鷗鷗云一種頭細身長頸上白者名魚鷗李時珍曰爾雅所

謂鷗頭鷗也是鷗鷗乃鷗鷗之異種故亦得鷗名郝氏謂史記賈誼傳佞蠓獺以隱處索隱引爾雅此注是蠓即鷗矣郭音髡箭者嫌讀為鷗鷗之鷗故音之也

鷗鷗注引爾雅鷗鷗郭璞曰即鷗鷗也案說文鷗字鷗字竝云鷗鷗也蓋本爾雅鷗重文為雒後上林賦雙鷗下史記正義引司馬彪曰鷗似鴈而黑亦呼為鷗括列子湯問篇蒲且子連雙鷗於青雲之際正上林賦所本顏師古漢書注鷗鷗今關西呼為鷗鹿山東通謂之鷗鄙俗名為錯落又謂鷗將鷗將鷗鹿皆

象其鳴聲郝氏謂將鹿聲相轉是也若韓詩外傳所稱孔子渡江聞河上人歌曰鶴兮鵠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則同名而異物矣

鴝注引郭璞上林賦注鴝似鴈無後指案郭說見漢書注顏師古曰鴝卽今俗呼爲獨豹者也豹者鴝聲之訛耳正字通又引陸佃曰亦名鴻豹易林所稱文山鴻豹也說文鴝字云鴝鳥也肉出尺截重文爲鴝廣韻亦作鴝鴝詩唐風蕭蕭鴝羽毛傳鴝性不樹止正義云鴝鳥連蹄樹止則爲苦埤雅曰鴝性羣居如鴈自然有行列故从𠂔𠂔相次也

鴝注引左傳杜注鴝水鳥也案說文鴝字云鴝鳥也引春秋傳六鴝退飛事見僖十六年左傳作鴝釋文云本或作鴝公羊穀梁及史記宋世家俱作鴝說文無鴝字鴝卽鴝也重文爲鴝又爲鴝云司馬相如鴝从赤而上林賦濯鴝牛首祇作鴝西京賦浮鴝首薛注船頭象鴝鳥厭水神左傳疏引莊子云鴝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博物志所謂雄雌相視則孕或曰雄鳴上風雌鳴下風則亦孕是也

乘輦輅注引埤蒼曰輦卧車也案說文車部無輦字木部棧字云棚也竹木之車曰棧廣韻輦字亦引埤蒼

集韻輓卧車也一日兵車或作輓通作棧左氏成二年傳逢丑父寢于輓中釋文引字林云輓卧車也杜注輓士車正義曰周禮巾車士乘棧車鄭注棧車不革輓而漆之輓與棧字異音義同耳詩小雅有棧之車毛傳棧車役車也箋云棧車輦者孔疏人輓以行故謂之輦此非士所乘之棧車亦非庶人所乘之役車彼不以人輓故知不同賦語承上後宮當亦謂人所輓者有帷蔽則可卧段氏謂說文竹木之車蓋以竹若木散材編之爲箱如柵然故可以施帷蔽與招白鷗注但引西京雜記閭越王獻高帝白鷗黑鷗各

一雙而不言何鳥案說文鷗字云鷗也段氏謂今之鷗鷹卽夏小正之弋弋之字變爲鷗毛詩正義引倉頡解詁鷗卽鷗也廣韻鷗字云白鷗集韻鷗一作鷗旣引說文一日白鷗皆不以白鷗爲說文之鷗或謂西山經播豕之山多白翰郭注白翰也卽爾雅之翰雉鷗蓋翰之音轉說當近是若廣雅鷗鷗雖本說文而云老鷗也王氏疏證謂卽其上文所云怪鷗乃鷗鷗之屬更非此物也○又案後漢書鷗作間注云招猶舉也弩有黃間之名此言白間蓋弓弩之屬何氏焯謂以揄文竿句例之當以後漢書爲正孫氏志祖

考異曰困學紀聞云御覽引風俗通白閒古弓各今本風俗通無此語余謂義得兩通而章懷注下云本或作鷗謂鳥也亦引西京雜記則已不定主弓各之說矣

撫鴻置注引爾雅繫謂之置置罟也案爾雅又云罟謂之罟罟覆車也郭注今之翻車也有兩轆中施罟以捕鳥月令正義引孫炎云覆車是兩轆網說文糸部网部俱本雅訓而罟字重文為輟罟作罟引詩雉離于罟重文為罟詩釋文引韓詩云施羅於車上曰罟孔疏於罟字引孫炎曰覆車網可以掩兔者也一物五各方言異也今

詩既言罟又言置蓋變文以叶韻實非有二矣○又案後漢書置作幢注云廣雅幢謂之幬即舟中之幬蓋也然上文已言鳳蓋華旗不應復及幢蓋則置字是也章懷注亦云本或作置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文選集釋卷二

涇 朱 琦 蘭 坡

孫 維垣 校字 之 埒

東都賦 班孟堅

功有橫而當天討有逆而順民五臣本功作攻討作計
案孫氏考異云此善與五臣兩失之如上句作攻則
下句應討上句作功則下句應計余謂後漢書正作
功作計但以橫字觀之似作攻為是計與下複作討
是也

憑怒雷震注引左傳雷憑怒案此文見昭五年傳震

雷傳作震電卽詩十月之交篇所云震電也正文及注雷字蓋皆電之誤後文驍騎電驚後漢書電作雷當亦誤也

立號高邑注引東觀漢記曰諸將請上尊號皇帝乃命設壇於鄗之陽千秋亭五成陌卽位改鄗爲高邑案漢志鄗屬常山郡注云世祖卽位更名高邑說文本之鄗本春秋時晉邑左氏哀四年傳齊伐晉取鄗是已方輿紀要云今趙川柏鄉縣北二十二里有故鄗城若今之高邑縣則漢房子縣地也鄗爲呼各切音郭

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注引史記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都案湯之故都說者不一地理志河南郡偃師縣有尸鄉殷湯所都鄭注書序同皇甫謐云孟子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今梁國寧陵之葛鄉湯地七十里耳寧陵去偃師八百里安有使亳衆爲耕童子餉食之事蓋殷有三亳一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間穀熟爲南亳卽湯都也蒙爲北亳卽景亳湯所受命也偃師爲西亳卽盤庚所徙也詩元鳥正義則據中候格予命云天乙在亳東觀在洛若亳在梁國則居於洛東不得東觀於洛此

文選集釋 卷二
以申鄭而駁謚也後括地志亦云穀熟湯所都偃師
盤庚所遷閻氏若璩四書釋地從之近宋氏翔鳳辨
證云盤庚上篇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
大業先王指湯是盤庚所都與湯非二地下篇古我
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此亦指湯之遷亳適于山
者書立政篇三亳鄭注東成臯南轅轅西降谷也依
山地高則無河圯之患盤庚鑿圯耿之事而復湯舊
都故舉湯都依山以爲驗也余謂湯都在偃師既舊
說皆然而詩正義又謂謚之言非無理惟徐氏文靖
竹書統箋云湯卽位居亳蓋南亳也書序曰自契至

于成湯八遷從先王居作帝告

告史記索隱一作偁卽嚳字

一釐沃

此則從克夏歸亳之後復遷于偃師之亳爲帝嚳舊
居故曰從先王居也卽史記正義之說如是庶于孟
子史記書序俱可不背矣閻氏尙書疏證又以爲放
太甲于桐桐在今虞城去偃師亦遠然括地志明云
偃師縣東六里有湯冢近桐宮此固不足以相難也
○又案湯都說異而盤庚之遷偃師則無異近馮氏
景解春集獨以盤庚將治亳殷爲北亳非西亳陳氏
逢衡遂援竹書盤庚十四年自奄遷于北蒙曰殷卽
景亳以實之亦見路史國名紀其說甚新但謂湯有

景亳之命因避昆吾之伐遂暫居焉自帝癸二十八年迄三十一年皆居于此自是又歷二百五十九年盤庚復自奄遷于殷故史曰復居成湯之故居也此則未免臆度之詞殆非的義。注又云謂盤庚爲宗班之誤歟案史記股本紀太甲稱太宗太戊稱中宗武丁稱高宗而盤庚未聞故注以爲誤但凡祖廟曰宗廟詩惠于宗公毛傳宗公宗神也說文言周禮有郊宗石室古無廟號稱宗不稱宗之異文或亦可通言之歟

正雅樂注引東觀漢記孝明詔云璇璣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雅會明帝改其名郊廟樂曰大予樂正樂官曰大予樂官以應圖讖案困學紀聞云雅樂當作予樂蓋五臣本改爲雅樂耳漢書明帝紀注引漢官儀曰大予樂合一人秩六百石顏延之曲水詩序大予協樂注亦引東觀漢記語余謂漢樂旣本名雅會明帝乃改之則正者言改而正之也似作雅樂文氣自順然後漢書作正予樂注云依讖文改大樂爲大予樂亦無雅會之名文選與范書本間有異同也制同乎梁鄒注引毛詩傳曰古有梁鄒梁鄒天子之田也案鄒後漢書作騶同音通用字彼注所引爲魯詩

後魏都賦注引同此作毛則傳寫誤耳賈子新書曰
禮者臣下所以承其上也騶者天子之囿虞者囿之
司獸也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甚尊其主焦氏易林
云五輓四國優得饒有陳力就列騶虞悅喜正與射
義所謂樂官備者相合而毛以騶虞爲仁獸其說獨
異見後東京賦○又案周禮疏引異義韓魯說騶虞
天子掌鳥獸官二字不分之與新書亦微別且以
知韓同於魯矣

鳳蓋琴麗注引說文曰琴大枝條案今說文林部作木
枝條琴麗兒又人部儷字云琴儷也段氏謂琴儷者

枝條茂密之兒借爲上覆之兒注又引七畧雨蓋琴
麗麗與儷同力支切張揖大人賦注林離摻儷也摻
攏所林所宜二反蓋卽琴儷是也胡氏考異云注中
條字下袁本茶陵本有琴灑也三字余謂灑當爲儷
之誤後漢書則作鳳蓋颯灑

寢威盛容注云寢威寢其威武也寢或爲侵案後漢書
作禊注云禊亦盛也禊乃侵之假借釋名釋天禊侵
也說文侵漸進也與盛義近蓋侵之言駸駸也駸駸
有漸盛意寢又侵之同音字耳此處正言儀容之盛
不當作寢息解注似非魏都賦引此正作禊威

焱焱焱焱注引說文曰焱火華也案段氏謂古書焱與
焱二字多互譌如曹植七啟風厲焱舉當作焱舉此
賦焱焱焱焱當作焱焱焱焱楚辭九歌焱遠舉兮雲
中王逸注焱去疾兒也李注幾不辨二字余謂此處
焱焱與焱焱同義不應連言故宜作焱焱疾走則其
焱焱之狀愈見光采也但複疊語古多有之注單引
說文亦可通若七啟本書正作焱舉而注引楚辭并
王注焱亦俱作焱下又兼引說文是直以二字爲一
字矣

勒三軍注無所釋後漢書注云周禮鄭注天子六軍三
居一偏故此言勒三軍也案此鄭注見大司馬職彼
云三三而居一偏疏謂三三者非如算法三三而九
直是兩箇三爲三而復三也考小司徒言田與追胥
竭作是田獵宜有六軍虞人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
又五十步爲一表易氏祗曰或謂三表相距各百步
每表各六十丈何以容大閱之衆若以開方論其勢
誠窄若據虞人萊所田之野則迴野左右何有紀極
鄭氏謂左右之廣當容三軍此指一旁而言若左右
兩旁當容六軍又云步數未聞則六軍分行左右開
張取其容六軍之衆不以步數拘也如此則地勢廣

衰豈止容六軍而已所解甚晰然則此三軍舉一偏言之義正合章懷注可以補李氏之不及

范氏施御注引括地圖曰夏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經南方案本書陸佐公石闕銘序注引博物志云夏德盛二龍降之使范成克御之以行域外與此畧同而姓名畢具困學紀聞謂括地圖說本之左傳所稱御龍氏蔡墨言其事孔甲非禹也何氏焯并以晉主夏盟始爲范氏駁之但圖志相傳自古賜姓始於黃帝未必禹時遂無范氏其人括地圖亦不定本左傳卽謂晉之范氏在後而推其先以後代之

氏稱之似可通也盧氏文弼則云范氏古善御者引孟子吾爲之範我馳驅孫宣公音義範我或作范氏余謂此說不始於宣公後漢書章懷注云范氏趙之御人也引孟子正作范氏馳驅是必古本有作范氏者矣惟章懷以爲趙人似因王良而傳會之安知王良之言非卽如括地圖博物志所云者乎若善注兼引孟子仍作範我則爲下詭遇字證耳○又案杜氏札樸云范當爲範范法也馳驅有法故曰範氏與考工記稱某氏同後之世其業者卽爲範姓所見古銅印範姓皆从竹隸體竹艸不分今爲从艸之范矣如

此說則范氏但爲善御者人無專屬不必如博物志之實指姓名也義自可通
弦不睨禽戀不詭遇注引說文曰睨視也案孫氏補正云睨不當作視解睨與題通爾雅郭注題額也此說是廣雅釋天言隸兵云不題禽不坭遇王氏疏證曰題禽謂迎禽而射之坭遇謂旁射也坭或作詭孟子趙注橫而射之曰詭遇詩毛傳面傷不獻翦毛不獻正義云面傷謂當面逆射之翦毛謂在旁而逆射之不獻者嫌誅降卽不題禽不坭遇之謂也說苑修文篇云不抵禽不詭遇抵與睨皆與題通余謂睨字後

漢書作失蓋本易比卦王用三驅失前禽左氏桓四年傳正義引鄭注云失前禽者謂禽在前來者不逆而射之旁去又不射唯背走者順而射之是其義亦與此同也

南燿朱垠注引甘泉賦曰南煬丹崖案燿與煬義相近故此作燿後漢書作趨注云躍也上句言北動幽崖躍亦動之義漢書李尋傳涌趨邪陰顏注趨與躍同蓋義得兩通但此語實本子雲作燿是也

遂綏哀牢開永昌注引東觀漢記曰以益州徼外哀牢王率眾慕化地曠遠置永昌郡案續漢志永昌郡下

文選集釋 卷二 七 小高老房
云明帝永平二年分益州置又哀牢永平中置故牢
王國後漢書西南夷傳云建武二十七年哀牢王賢
栗率種人詣越巂太守鄭鴻降光武封爲君長永平
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種人內屬顯宗以其地
置哀牢博南二縣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領六縣合
爲永昌郡續志作二年蓋脫十字方輿紀要云今雲
南永昌府保山縣有永昌城及哀牢廢縣

食舉雍徹注引禮記曰客出以雍徹案此出仲尼燕居
篇客出以雍徹以振羽徹字屬下讀彼所云振羽卽
振鷺言禮畢徹器之時歌振鷺也似李氏斷句爲誤
宜引論語以雍徹及周禮樂師帥學士而歌徹鄭注
徹者歌雍雍在周頌臣工之什○又案禮記鄭注云
采齊雍振羽皆樂章也振羽振鷺及雍觀及雍二字
似振羽連上雍言之或本作以雍徹爲句以振羽爲
句唐以前有如是讀者與但孔氏亦唐初人疏不爾
也

僖侏兜離注引孝經鉤命訣曰東夷之樂曰侏南夷之
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株離北夷之樂曰僖又詩毛傳
侏作秣株離作朱離僖作禁餘同案明堂位孔疏云
白虎通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曰朝離萬物微離地而

生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夷樂曰南南任也任養萬物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樂曰味味昧也萬物衰老取晦昧之義也樂持戟舞助時殺也北夷樂曰禁言萬物禁藏樂持干舞助時藏也此東曰侏西曰株離與白虎通正相反者以東西二方俱有昧株離之義故白虎通及此各舉其一白虎通云朝離則株離也考今本白虎通作南夷之樂曰兜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東夷之樂曰離與孔疏所引殊爲參差盧氏文弼依疏校改是也余謂南任聲近可通彼已釋之而兜不得與南任通兜離乃一樂名卽朝離朝

與株朱兜竝聲相近兜與朱近者尙書驩兜山海經或作驩朱後漢書注亦云周禮兜作株也此賦獨遺南夷殆以便於行文不必備舉猶之明堂位祇云昧東夷之樂任南蠻之樂而孔疏以爲言夷蠻則戎狄從可知也後人因白虎通亦孟堅所誤疑此處四字分屬四方遂改爲南夷之樂曰兜而豈知孔疏所引固舊本可據耶假令兜是南夷之樂白虎通下文何以釋南而不及兜其不然明甚近汪氏師韓文選質疑顧謂注中闕兜字未釋兜卽任也張氏膠言又謂李注正以南夷之任釋兜是皆未識古人同音假借

之義矣若傑後漢書作伶注云禁字書作伶此亦同音字而盧氏引五經要義西禁北昧又相反通典從之特所傳各異耳

降烟煴調元氣注引周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案後漢書正作絪縕章懷注云陰陽和一相扶貌也蓋本之典引篇烟烟煴煴蔡注是絪縕與烟煴同故廣雅釋訓亦云烟烟煴煴元氣也本書如魯靈光殿賦含元氣之烟煴張注烟煴天地之蒸氣也思元賦天地烟煴舊注烟煴和貌語皆一例○又案說文壺部引易曰天地壺壺字別爲部首从壺吉吉亦聲壺字

云壹壹也从凶从壺許所據者孟氏易是壹壹其本字今易作絪縕他書作烟煴或作氤氲皆俗字也同聲通用耳

登降飫宴之禮既畢注引詩飲酒之飫毛傳不脫履升堂謂之飫薛君韓詩章句曰飲酒之禮下跪而上坐者謂之宴案常棣詩語毛作飫韓作醢說文醢私宴飲也初學記引韓詩曰夫飲之禮不脫履而卽序者謂之禮殺云禮當作飫跪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不能飲者已謂之醢周語曰禮之立成者爲飫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殺烝飫以顯物燕以合好

韋注立曰飫坐曰宴詩正義引燕禮云皆脫履乃升堂少儀云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是飫不脫履醜燕則跣二禮本分毛與韓異者段氏以醜爲正字飫爲音近借字是也毛傳不字段又斷爲後人妄增余謂毛云不脫履升堂乃釋飫之本義而先云飫私也本之爾雅釋言以明飫之爲假借也觀下傳云王與親戚宴則尙毛其以爲宴而非飫之正禮可知說文醜下不引詩食部餼燕食也引詩飲酒之餼蓋許意凡私宴飲亦得稱餼猶之王制疏云飫卽謂饗而國語親戚燕饗燕亦稱饗對文則別散文則通也此注下跣

而上坐尤氏宋本如是下或作不字形相近段云不爲衍字但善注若作不跣卽不應言坐當謂堂下跣而升上坐於義似通至班賦正文飫宴竝言故注分釋之二禮可以兼舉飫不必爲醜惟後魏都賦愔愔醜燕張載注引韓詩醜字之訓則專屬宴言矣

辟雍詩皤皤國老注引說文皤老人貌案此與易賁卦釋文引正同今說文作老人白也當由貌本作皃脫去下几卽爲白可據此卽易釋文正今本之誤段氏乃謂老人色白與少壯之白皙不同故以次於皙殊屬強辭老人色不應白故稱黎老若是白字則宜云

頭白故皤字重文从頁作顛段氏亦以爲白髮稱皤也○又案玉篇皤字云赤白一切經音義引字林皤赤兒則玉篇之白當是兒亦脫筆也與此正同

靈臺詩祁祁甘雨注引毛詩興雨祁祁案今詩祁作祈以形似而誤釋文云興雨如字本或作興雲非也阮宮保元校勘記曰考此經本作興雲顏氏家訓始以爲當作興雨釋文正義唐石經皆從其說也段玉裁云說文淒雨雲起也滄雨雲貌雨雲謂欲雨之雲凡大雨之來黑雲起而風生風生而雲行所謂有滄淒淒也已而風定白雲彌天雨隨之下所謂興雲祁祁

雨公及私也作興雨於物理經訓兩失之又呂氏春秋食貨志隸釋無極山碑韓詩外傳皆作興雲見臧氏琳經義雜記若鹽鐵論後漢書左雄傳作興雨當是後人以顏說改之耳余謂呂氏春秋所引見務本篇高誘注云陰陽和時雨祁祁然不暴疾也畢氏沅校云觀注意似亦本作興雨且顏氏家訓以孟堅此詩爲證雨字是韻則不得云後人所改與食貨志班一入之書已兩處互異殆漢時原有二本錢氏大昕漢書攷異據韓奕篇祁祁如雲謂經師傅授有異非轉寫之訛是已

百穀蓊蓊注引韓詩蓊蓊者莪薛君曰蓊蓊盛貌案今詩作菁菁釋文不言一作蓊蓊而云菁菁盛貌本之毛傳與薛君訓同但桃葉詩已有其葉蓊蓊李何不引前而引後也集韻又引李舟說作萍萍菁與萍音亦同後漢書則於此文作百穀溱溱

白雉詩獲白雉兮效素鳥注引後漢書永平十年白雉出東觀漢記章帝詔曰乃者白鳥神雀屢臻案據注所引是當時實兩者竝頌章懷注謂固集此題篇云白雉素鳥歌故兼言效素鳥是也

嘉祥阜兮集皇都案後漢書無此句孫氏考異謂此與

寶鼎詩章句相同不應多一句然二首上下換韻本非一例古詩章句何必多寡齊一或是蔚宗所刪論其文氣仍似有者為長

西京賦 張平子

桃林之塞注云左傳以守桃林之塞桃林在宏農閩鄉閩當作閩南谷中案所引係文十三年傳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桃林在閩鄉而瑕即僖三十年傳所謂許君焦瑕者江氏永春秋地理考實云水經注河南解縣西南五里有故瑕城晉詹嘉故邑則瑕在今之解州與河南桃林塞相近故詹嘉處瑕亦可守

桃林之塞也又成六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曰必居郇瑕氏之地郇與瑕皆在解杜注併爲一地非是方輿紀要云今蒲州臨晉縣有故解城又有郇城瑕城余謂閩鄉本漢湖縣地後漢屬宏農郡故續志宏農縣下有桃邱聚卽桃林劉昭注引博物記以爲在湖縣休與之山而中山經云夸父之山其北有林焉曰桃林山今在閩鄉縣東南疑休與夸父一山二名矣水經河水四篇注河水逕閩鄉城南下引述征記曰桃原古之桃林周武王克殷休牛之地西征賦咸徵名於桃園者也元和志引三秦記曰桃林塞在長

安東四百里若有軍馬經過好行則牧華山休息林下惡行則決河漫延人馬不得過又寰宇記云自靈寶以西至潼關皆桃林地潼關屬華陰故左傳杜注桃林在宏農華陰縣東潼關是矣靈寶縣今亦隸陝州本漢宏農郡治隋開皇中曾析置桃林縣

巨靈鬣肩薛注云鬣肩作力之貌也案後吳都賦巨鼉鬣肩首冠靈山劉注鬣肩用力壯貌與薛注同鬣俗字依說文當作鬣云壯大也从三大三目二目爲巽讀若僞三目爲巽益大也詩大雅內巽于中國巽从一大省耳毛傳不醉而怒日巽正義引此賦語正作巽

云巽者怒而目作氣之貌義竝相近肩亦或作肩皆俗訛說文作肩卧息也段氏云肩之本義為卧息鼻部所謂軒也用力者必鼓其息故引伸之為作力之兒余謂淮南墜形訓食木者多力而巽是作力之義也又類篇鼯鼯鼯也一曰雌鼯為鼯本草鼯鼯大龜蟻蟻之屬好負重或曰蚘蝮今石碑下龜趺象其形殆因其能作力而為之名與

高掌遠蹠善注引楊雄河東賦曰河靈饗踴掌華蹈襄案漢書雄傳掌作爪說文爪爪也覆手曰爪爪亦爪也从反爪闕段氏云闕者其讀不傳後人肌為說曰

諸兩切蓋以覆手反之即是掌也蘇林注漢書曰掌據之足蹈之也云掌據之正合孔持之訓而小顏云爪古掌字酈注水經河水篇及此注竝引作掌則自蘇林已後皆讀掌也余謂說文掌手中也廣雅釋詁掌主也凡周禮官名掌某者皆主義與孔訓別故許書分二部但詩小雅或王事鞅掌箋云掌謂捧之也捧持即孔持矣且爪與爪有覆手仰手之異則以爪為掌固通平子賦亦云高掌也若廣韻又作仇乃俗體耳襄或作衰漢書郊祀志祀名山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顏注薄山在河東一曰在潼關北

於前則終南太一薛注云二山名也善注云漢書曰太
 一山古文以為終南五經要義曰太一一名終南山
 在扶風武功縣此云終南太一不得為一山明矣蓋
 終南南山之總名太一一山之別號耳案胡氏考異
 謂袁本茶陵本於薛注作終南太一二名也無山字
 於善注無不得為一四字案無四字不成語胡氏又謂本有脫文尤氏校添
 釋之云二名也者謂一山有二名是意主終南太一
 為一山之說然後西征賦面終南而背雲陽下又言
 太一龍嵒善彼注云漢書武功山有太一古文以為
 終南此賦下云太一明與終南別山西京賦於前則

終南太一二山明矣則善意固以為二山非如考異
 所云也胡氏雖指亦以為二山引水經渭水中篇注
 云太一山亦曰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二百里
 不知其高幾何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杜彥達曰
 太白山南連武功山於諸山最為秀傑冬夏積雪望
 之皓然是錐指謂太一即太白非終南也但酈注上
 亦引漢志太壹山古文以為終南又云杜預以為中
 南也亦曰太白山則酈氏原不以為二山余謂方輿
 紀要言終南山在今西安府南五十里亘鳳翔岐山
 郿縣武功盩厔鄠縣長安咸寧藍田之境引三秦記

云東西八百里山既綿長如此則雖合之爲一山而
隨地異名即可分之爲二山紀要又引括地志終南
山一名南山一名周南山此其名之相似者也下又
云一名橘山一名楚山一名秦山嶺即秦一名地肺山
何獨終南一山名稱繁多當亦是隨所在名之然則
終南之或云一山或云二山又何疑焉若漢志垂山
古文以爲惇物與上終南竝列而錐指乃云太一垂
山皆禹貢之惇物垂山即太一之北峰無二山也後
人又以太一之南爲武功其北爲太白在禹貢則總
爲惇物是不以終南合太一而轉以太一合垂山尤

與漢志相惇至程大昌雍錄謂終南惇物四字爲一
山則錐指已駁之矣○又案淮南俶真訓云孟門終
隆之山不能禁高誘注終隆則終南山在扶風莊氏
達吉校云古讀隆爲臨詩與爾臨衝韓詩作隆衝後
漢殤帝諱隆改隆慮縣爲臨慮亦是南臨同聲因之
又以終南爲終隆也

抱杜含鄠案廣韻引西京記抱土含颺蓋卽此句記殆
賦之誤古土杜字通用毛詩桑土韓詩作桑杜是也
廣韻颺侯古切音戶吳氏志伊字彙補謂與鄠同據
姚察史記訓纂戶扈鄠三字一也其從虎者音相近

耳集韻又作鄜呼古切與彪實一字說文鄜右扶風縣也前後二志同今西安府鄜縣北二里有故鄜城卽古扈國也

蒂倒茄於藻并善注引聲類曰蒂果鼻也案說文蒂瓜當也二者正合而老子深根固抵抵亦作蒂則蒂當爲抵之假借也○茄薛注云藕莖也案爾雅荷芙渠其莖茄其根藕說文卽本爾雅惟藕从水爲藕似注藕字當是荷但茄亦作荷詩澤陂箋芙渠之莖曰荷陸氏璣疏同正義據樊光注有蒲與茄蓋三家詩茄居何切古與荷通也說文引杜林說以董爲藕根乃

其異名耳而郭氏爾雅音義云蜀人以藕爲茄又云北方人以藕爲荷故此注釋茄亦可謂藕莖矣

玉碣注引廣雅碣磧也云碣與烏古字通案今廣雅碣磧也中脫碣字而此注及後景福殿賦注又集韻類篇所引皆有之王氏疏證曰衆經音義十八引淮南許注云楚人謂柱碣曰礎碣之言藉也履謂之烏義與此同墨子備城門篇柱下傳烏烏卽碣也

繡栳注云栳斗也案說文栳字云屋栳上標也引爾雅

栳謂之格

格子結切音節卽論語禮記之山節蓋同音借字也

又云格構櫨也

構櫨柱上栳也

栳又謂之栳一物數名見後魏都賦

郝氏謂禮器明堂

位正義引李巡云栴謂構櫨也一名案皆謂斗拱也
斗拱言方木似斗形而拱承屋棟故釋名云斗在欒
兩頭如斗也斗負上員櫨也似栴栴非二物段氏則
謂張載注靈光殿賦曰栴方小木爲之栴在栴之上
栴者柱上方木斗又小於栴亦方木也然後乃抗梁
焉靈光層櫨曲栴之下曰芝栴攢羅又景福殿賦蘭
栴積重之下曰櫨櫨各落此可證栴與栴非一物爾
雅渾言之許則析言之也余謂說文旣引爾雅而先
言栴爲栴上標是亦謂栴卽栴但爲其標耳栴則言
其本也

鏤櫨文櫨善注引聲類曰櫨屋連綿也案說文櫨栳也
又云櫨屋櫨聯也釋名曰栳或謂之櫨櫨絲也絲連
榱頭使齊平也是連絲卽櫨聯之義皆謂屋檐也此
處文櫨承上鏤櫨而言則段氏云軒櫨之飾與屋栳
相似者是也注引王褒甘泉頌編璫瑄之文櫨亦正
謂此但注與屋檐混而爲一則非○又案方言屋栳
謂之櫨郭注卽屋檐也廣雅檐櫨皆訓栳而栳與櫨
爲一櫨本櫨之稱旣以櫨爲栳則亦可以櫨爲櫨義
得通矣

丹墀注引漢官典職曰丹漆地故稱丹墀案說文墀涂

地也禮天子赤墀段氏云蓋出禮緯含文嘉之文爾雅地謂之黝然則惟天子以赤飾堂上而已故漢未央殿青瑣丹墀後宮則元墀而彤庭也魏都賦注丹墀以丹與蔣離合用塗地也蔣疑是將字余謂漢書梅福傳涉赤墀之塗應劭注云以丹漆泥塗殿上也與此注正合皆言塗地後人但為階墀之稱耳

設切厓廉注引說文曰廉厓也案廣雅即本說文王氏疏證云爾雅重顯廉孫炎注山基有重岸也水厓亦謂之廉王風葛藟傳以潛為水廉是也觀此賦語則殿基亦借斯稱矣廉之言廉也鄉飲酒禮設席于堂

廉鄭注側邊曰廉是其義也余謂切為門限已見西都賦門限乃堂之邊際故以厓廉言之書顧命夾兩階凡傳云堂廉曰凡凡从戶亦門限也

坻嶠注引廣雅曰山坻除也案山字誤衍王氏疏證云說文除殿陛也漢書王莽傳莽自前殿南下椒除顏注除殿陛之道也除之言敘也階級有次敘也坻與墀通余謂說文坻小渚也此處言殿基則坻當為墀之借但上已有丹墀故指殿陛言與塗地別除坻亦雙聲字也注又引文字集畧曰嶠岨也蓋與垠墀之墀同音通用

棧齮善注齮音眼案玉篇齮露齒兒王延壽王孫賦云
 齒齮齮以齮齮此當謂殿之階級齯次相排而上如
 齒也集韻云棧齮高峻兒又嶮嶮山兒蓋字異而義
 同

仰福帝居薛注云福猶同也案福之訓同未見他書顏
 師古匡謬正俗云副貳之字本爲福字从衣畱聲西
 京賦仰福帝居傳寫譌舛轉衣爲丩讀者便呼爲福
 祿之福失之遠矣東京賦順時服而設福竝爲副貳
 余謂从衣从丩之字形似易淆說文玉篇皆無福字
 惟廣韻集韻有之廣韻云衣一福今作副集韻云衣

一稱此處非从衣之義當作副若東京賦語正所謂
 衣一稱者而今本乃作副始非小顏所見之本也○
 又案錢氏大昕養新錄引清波雜志言有田方爲福
 蓋福字從田從衣而駁之云福从丩不从衣宋人不
 講小學故多誤解據此知从衣之福旣許願二家所
 無則所謂衣一福者直本是福爲副之借音字後人
 乃因之作福字耳

猛虞越越薛注云縣鐘格曰筍植曰虞案考工記梓人
 注樂器所縣橫曰筍植曰虞禮記檀弓注橫曰筍植
 曰虞詩靈臺毛傳植者曰虞橫者曰栒筍筍栒俱與

筍同又有瞽傳植者爲虞衡者爲枸衡亦卽橫字也
後東京賦崇牙張下設業設虞下兩引皆橫字知此
處格字亦當作橫而胡氏考異本未及薛又云趨趨
張設貌玉篇趨字引此賦語謂作力貌又趨趨武兒
蓋虞爲猛獸之形故云爾於義爲長
重以虎威章溝嚴更之署薛注云虎威章溝未聞其意
案今本三輔黃圖云虎威章溝皆署名漢有長水中
壘屯騎虎賁越騎步兵射聲胡騎八營宿衛王宮周
廬直宿處近孫氏星衍因薛語疑此條爲後人所加
但說文明云嚴更之署是一二者爲署名可知至其命

名則虎威或取武猛之意而章溝無傳故薛云未聞
與

衛尉八屯薛注云衛尉帥吏士周宮外於四方四角立
八屯士善引漢書曰衛尉掌門衛屯兵案善注所引
見百官表表內無八屯之名五臣注舉長水等八校
尉與黃圖同何氏焯從之孫氏補正亦引徐氏鯤云
確有依據余攷玉海云漢宮城門內爲南軍官衛屯
兵屬焉衛尉主之京城門外爲北軍京輔兵卒隸焉
中尉主之後載此賦語又云注引八校尉非也校尉
北軍衛尉南軍官門四面皆有八軍每門各有二司

馬凡八司馬故曰八屯城門之八屯與此異此說爲長張氏膠言又引元帝紀初元五年顏注云衛尉有八屯衛侯司馬主衛士徼循宿衛每面各二司馬故謂宮之外門爲司馬門正玉海之說與薛注亦合善注屢引黃圖此條果係原本不應不采然則孫所疑後人加者殆卽本五臣注而爲之與若葉氏樹藩別據後漢百官志衛尉所屬南宮南屯司馬等但彼處祇七門乃舉旅賁令丞以足之未免牽強不知西京官制中興每有省并原不盡合也

植鍛懸厭善注引說文曰鍛鉞有鐔也一曰鉞似兩刃刀案今說文無一曰下七字段氏以此爲李善解語當是也後都邑游俠下善引漢書曰云云又一云卽其例矣鉞或誤作鉞。善注又引方言曰盾或謂之厭案厭當作厭今方言作厭或體也說文盾厭也厭盾也互相訓段氏謂秦風蒙伐有苑毛傳伐中干也木部及韋昭曰大楯曰櫓則中干次之毛析言之方言及許統言之作伐者假借字余謂史記蘇秦說韓云拔芮索隱曰拔與馘同謂盾也芮謂繁盾之紛綬拔亦同音借字耳

門衛供帳善注曰已見上案注語因前衛尉已引漢書

也但玉海云漢有郎衛有兵衛舊儀曰殿外門舍屬衛殿內門舍屬光祿勳內外相關卽周官宮正宮伯之職然則同爲宿衛而實異此蓋郎衛也玉海引楊惲傳召戶將尊師古曰戶將官名主戶衛屬光祿又江充移劾門衛王嘉坐戶殿門失闌免注守殿門下亦以賦語爲證

獲林光於秦餘善注引漢書音義瓚曰林光秦離宮名也案漢書郊祀志下成帝時震電災林光宮門孟康曰甘泉一名林光師古曰漢於秦林光宮旁別起甘泉宮非一也而元王氏士點禁扁所載仍從孟康之

說非是據三輔黃圖甘泉宮中有林光宮則二宮實在一地故或合言之觀此賦於林光下接云處甘泉之爽塏本自分明

通天諺以竦峙善注諺高也案桂氏札樸云諺借字當爲杪說文杪梢高也余謂今說文作相高相蓋梢之形似而誤冒卽留字與忽通故玉篇曰杪木忽高也段氏以爲杪者言其杪末之高杪忽亦連屬字也若諺之本訓則說文云擾也一曰諺猶吳都賦輕諺之容是其義矣而思元賦舒諺婧之纖腰則又借諺爲眇翔鶻仰而不逮善注引穆天子傳鶻雞飛八百里郭璞

曰鷓卽鷓雞也案鷓雞有三一爾雅釋畜雞三尺爲鷓郭注陽溝巨鷓古之名雞卽楚辭九辯鷓雞啁嘶而悲鳴揚子太元經鷓雞朝飛蹕於北嚶嚶相合不輟食者是也一淮南覽冥訓軼鷓雞於姑餘高誘注以爲鳳皇別名也一張揖上林賦注昆雞似鶴黃白色說文鷓鷓雞也段氏謂許意不謂雞豈亦不謂鳳皇故其字廁於鷓鷓鷓鷓之間蓋與張說同也此處詞主誇張薛注鷓大鳥而善引穆天子傳殆與淮南所言爲一物矣後文駕鶩鴻鷓善亦引上林賦注蓋皆非爾雅所云三尺者也故善於兩處竝不引爾雅

爲證近人釋爾雅者尙未明晰

圓闕竦以造天若雙碣之相望善注引字書曰圓亦圓字也案注于圓闕無證前西都賦設璧門之鳳闕已引關中記圓闕有金鳳然似與鳳闕爲一而寰宇記引三輔舊事云建章宮周迴數里殿東別起鳳闕高二十五丈又於東門北起圓闕高二十五丈上有銅鳳皇下卽引此賦二語又古歌辭云長安城西有雙闕上有雙銅雀一鳴五穀生再鳴五穀熟銅雀卽銅鳳皇也據此則鳳闕與圓闕蓋二闕故賦云若雙碣矣

鳳鸞翥於翼標咸遡風而欲翔薛注遡向也謂作鐵鳳
 皇令張兩翼下有轉樞常向風如將飛者案說文涉
 字云向也重文爲遡詩大雅如彼遡風毛傳訓遡爲
 鄉鄉卽向也正此文所本而李注失引曰咸者所作
 鐵鳳非一也遡或借作愬本書西征賦愬黃卷以濟
 潼又七命遡九秋之鳴飈注竝云愬與遡通是也後
 魏都賦張注引此二語咸作感遡亦作愬下乃駁之
 云此鳳之有定有任尙向風而無方則不宜言愬風
 也未免於泥

狀亭亭以苕苕案苕苕字尤本如是作毛本同或疑苕

爲苕之誤本有作苕苕者然說文無苕字廣韻集韻
 有之而今韻本亦未收六臣本作迢迢說文迢字在
 新附中蓋苕本借字後人作苕猶嵐之爲嵐也本書
 謝靈運述祖德詩苕苕歷千載亦作苕但此言其高
 彼言其遠凡物之高者仰望卽遠義得通然則此處
 作苕苕恐未必誤也

時游極於浮柱薛注云三輔名梁爲極案漢書枚乘傳
 單極之綆斷幹注引孟康曰西方人名屋梁爲極與
 此注同說文極棟也棟極也兩字互訓其宋字云棟
 也引爾雅宋廡謂之梁彼郭注屋大梁也說文又云

廟中庭也玉篇廡又作雷是宋廡中央既謂之梁而釋名云棟中也居屋之中也極亦訓中見詩氓與思文等篇毛傳則極可通稱爲梁矣段氏欲刪說文宋下棟也二字似非

察雲師之所憑薛注云雲師畢星也案通志引甘氏云畢主街巷陰雨天之雨師也周禮大宗伯鄭注以箕爲風師畢爲雨師疏云春秋緯月離於箕風揚沙故知風師箕也詩小雅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是雨師畢也前東都賦注引風俗通義亦同而此注獨異豈以興雲卽致雨故亦得稱雲師與善引廣雅雲師謂之

豐隆王氏疏證曰淮南天文訓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響思元賦豐隆軒其震霆兮竝以豐隆爲雷師離騷吾令豐隆乘雲兮明是屬雲而王逸注雲師雷師兼言之然開元占經云五車東南星名司空其神曰雷公西南星名卿其神曰豐隆則豐隆雷公非一神也如楚辭九章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司馬相如大人賦貫列缺之倒影兮涉豐隆之滂瀉楊雄河東賦雲霏霏而來迎兮澤滲漑而下降鬱蕭條其幽藹兮滃汎沛以豐隆皆謂豐隆爲雲師於義長矣

非都盧之輕趨孰能超而究升注引說文曰趨善緣木之士也案今說文作善緣木走之才段氏云吳都賦趨才悍壯此焉比盧成公綏洛祿賦趨才逸態習水善浮又張注列子說符篇異伎云僑人郭注山海經長股國言有喬國今伎家僑人象此僑人今俗謂之踣僑僑卽趨字余謂後赭白馬賦捷趨夫之敏手注引廣雅踣健也是趨與踣通其序內趨迅注引詩四牡有踣毛傳踣壯貌今詩作驕是踣又與驕通也蓋字異音同皆與善緣義近本賦後文言都盧尋橦殆如今走索盤竿之戲此則但言其健捷耳

旗不脫扃薛注云扃關也謂建旗車上有關制之令不動搖曰扃案扃之用不一有在戶者說文扃外閉之關也有在鼎者儀禮士昏禮設扃鼎注扃所以扛鼎也有在車者左氏宣十二年傳脫扃杜注扃車上兵關也又服注扃橫木校輪間一曰車前橫木也而此則制旗所用蓋扃字从戶本爲戶之關引伸之義凡橫木以爲關鍵者皆可扃之名也左傳釋文引薛綜西京賦注扃所以止旗也與此注異豈本有是語而刪之與

結駟方靳薛注云靳馬銜也案靳不得爲馬銜當是靳

之假借字靳靳音形皆相近史記太史公自序孫靳集解引徐廣曰靳一作靳可知其通用矣說文靳當膺也左氏定九年傳吾從子如驂之靳疏云驂馬之首當服馬之胸胸上有靳故云我從子如驂當服之靳詩小戎毛傳云游環靳環也段氏謂游環在服馬背上驂馬外轡貫之以止驂之出故謂之靳環靳亦或作鞞蓋所以制馬者故與銜義通但銜在口而靳在胸爲異耳

囊宇齊平薛注云囊棟也訓已見前文鳳騫翥於囊標下案說文囊屋棟也左傳杜注國語韋注竝同程氏

瑤田通藝錄曰囊者蒙也凡屋通以瓦蒙之曰囊故其字從瓦晉語譬之如室旣鎮其囊矣又何加焉謂蓋構旣成鎮之爲囊則不復有所加矣若以囊爲屋極則當施椽桷覆茅瓦安得云無所加左傳慶舍援廟桷而動於囊則囊爲覆桷之瓦可知言其多力引一桷而屋宇爲之動也若以囊爲屋極則太公之廟必非容膝之廬所援之桷必爲當檐之題題之去極甚遠安得援題而動於極也天子廟制南北七筵諸侯降殺以兩則五筵也陂陀下注又加長焉極之去檐幾三丈矣况題接於交交至於極亦必非一木何

能遠動之乎王氏廣雅疏證謂程說與內外傳皆合
確不可易廣雅蕘謂之甌方言作甌謂之甌每蕘一
聲之轉甌之言雷也說文雷屋水流也蕘爲雷所從
出故又謂之甌矣余謂釋名云屋脊曰蕘蕘蒙也在
上覆蒙屋也所稱屋脊非指屋極正謂瓦脊也今人
猶沿此稱若以爲屋極在椽瓦之下不得云覆蒙說
文字屋邊也詩幽風八月在宇釋文屋四垂爲宇引
韓詩宇屋雷也若以蕘爲棟易言上棟下宇棟宇宇
固可連文然棟在屋內極高處而宇下垂何得齊平
惟爲覆瓦勢雖斜注而鱗次相接自覺其齊平故不

曰棟宇而曰蕘宇也又前言鳳鸞翥於蕘標薛注謂
作鐵鳳皇甬屋上當棟中央既云屋上知不在椽瓦
之下矣若棟則不應著鐵鳳卽有之亦無鸞翥之狀
此語蓋卽西都賦所云上觚稜而棲金爵者也彼注
引三輔故事曰建章宮闕上有銅鳳皇金爵則銅鳳
也亦云闕上非屋內也又引應劭曰觚八觚有隅者
也若棟安得有八觚惟瓦脊及檐角始有之由斯以
言蕘之非棟明甚段氏屢改說文字獨於此不謂其
有誤乃云左傳援廟桷動于蕘未詳其說殆亦知其

不可通耳

武庫禁兵設在蘭錡薛注云錡架也案後吳都魏都二
賦俱有蘭錡此處善注引劉逵曰受他兵曰蘭受弩
曰錡蘭字當从竹說文蘭所以盛弩矢人所負也段
氏引史記信陵君傳曰平原君負鞬矢鞬卽蘭字林
作鞬玉篇作鞬索隱曰如今之胡鹿而短胡鹿廣韻
作弧箛箭室也然則蘭乃受弩與劉說異錡字無他
證惟說文錡鉏錡也集韻以鉏錡爲機具今之機似
橈架此錡殆與相類橈亦从竹爾雅竿謂之箛郭注
云衣架錡與橈箛又音相近也或以受兵器故字从
金若召南之錡爲釜屬豳風之錡爲鑿屬蓋三器之

名同一字矣

如虎如猛注引爾雅猛似狸案說文猛下猥下兩引
此文而猥下以爲狼屬釋文引字林同爾雅別有猛
似狸則大者名猛猥小者卽名猛非二物也郭注云
今山民呼猛虎之大者爲猛豻蓋猛猥聲之轉也字
林亦云猛似虎而五爪故此處與虎並言而吳都賦
劉注卽以爲虎屬也猛爲虎屬亦以立秋殺獸郝氏
謂漢有猛劉之祭鄭注夏官射人云今立秋有猛劉
後漢禮儀志猛劉之禮祠先虞劉媪通漢書武帝紀
媪五日是也若子虛賦所稱猛豻郭注云猛似狸而

大卽謂此獮矣下又云犴胡地野犬也似狐而小彼處分獮犴爲二與注爾雅獮犴爲一物者異蓋又本之說文及高誘淮南注爲說也

商旅聯榻注引說文曰榻大車柅也案榻考工記車人作扇偏傍省也柅卽車部之輓小爾雅廣器衡輓也一切經音義引作柅是同字矣詩韓奕脩革金厄厄又輓之省也釋名曰榻柅也所以扼牛頸也馬曰烏啄下向又馬頸似烏開口向下啄物時也段氏謂通曰輓大車之輓曰榻此賦五都貨殖云云正謂大車下文冠帶交錯方輶接軫則謂乘車是已

東至鼎湖薛注云鼎湖在華陰東案史記封禪書黃帝鑄鼎於荆山下旣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後世名其處曰鼎湖漢書郊祀志同晉灼曰荆山在馮翊襄德縣今富平縣胡氏錐指云唐志虢州湖城縣有覆金山一名荆山元和志山在縣南黃帝鑄鼎處晉說非也湖城本漢湖縣今爲閿鄉縣屬河南府陝州洪氏圖志同方輿紀要云閿鄉西至陝西華陰縣百十里故薛以爲在華陰東也考史漢前文天子病鼎湖甚日知錄曰湖當作胡鼎胡宮名漢書楊雄傳南至宜春鼎胡御宿是也原注三輔黃圖宜春宮在長安城東南御宿苑在長安城南則鼎胡當在

其故卒起幸甘泉而行右內史界索隱以為湖縣絕
遠且無行宮梁氏玉繩則云湖胡古通用如湖陵縣
漢多作胡陵可證又漢志京兆湖縣通典曰鼎湖即
此余謂鼎湖當為荆山之近地後羽獵賦注晉灼引
黃圖鼎湖宮在藍田索隱亦然索隱并引韋昭曰地
名近宜春又云湖本屬京兆後屬宏農恐非鼎湖處
此正同顧說而顧轉議之何耶孫氏星衍校黃圖訂
今本在湖城縣之非而作在藍田蓋晉灼司馬貞所
見古本可據也且此賦及羽獵賦俱承上林言上林
即雄跨不應至潼關外之閩鄉惟藍田在今西安府

東南九十里子雲傳言南本書有東字與藍田合宜
春亦在東南正相近平子言東省耳漢志襄德下明
云荆山在南襄德在東北而山在南則已近藍田何得舍此而舉覆釜
山當之覆釜之別名荆山殆後人謂湖縣以鼎湖得
名而傳會其說不知漢志湖下云有周天子祠故曰
胡武帝更名湖錢氏坵謂胡為周厲王名之故與鼎
湖不相涉然則荆山宜從漢志鼎湖宜從黃圖薛注
先誤而胡氏洪氏竝沿舊似失考

邪界細柳薛注云細柳在長安西北案史記周勃世家
文帝後六年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正義引

括地志云細柳倉在雍州咸陽縣西南二十里元和
 至於咸陽云細柳倉漢舊倉也周亞夫軍次細柳即
 此張揖言在昆明池南恐為疏遠又於萬年縣即漢長安
 云細柳營在東北三十里相傳周亞夫屯軍處非也
 於長安縣云細柳原在西南三十三里別是一細柳
 非亞夫屯軍之所據此則細柳有三而亞夫屯軍實
 在咸陽咸陽正在長安西北也方輿紀要引或說文
 帝時昆明未鑿徐厲軍渭北劉禮亞夫軍渭南內外
 聯絡以防衛京城安知其非是此特想當然語且原
 在西南與此注亦不合而續漢志長安下有細柳聚

劉昭注前書周亞夫所屯處則亦張揖之說矣若今
 直隸景州亦有細柳營乃因州為亞夫所封條侯之
 地故致誤耳
 繞黃山而欵牛首善注曰漢書右扶風槐里縣有黃山
 宮案槐里於唐為興平縣今同元和志云漢黃山宮
 在縣西南三十里武帝微行西至黃山宮即此也方
 輿紀要云宮在渭水北宮闕簿謂漢惠帝二年建武
 帝建元三年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南獵長陽東遊宜
 春又宣帝地節中霍雲多從賓客獵黃山苑中是已
 若西山經臯塗之山又西百八十里曰黃山郭注則

疑非今始平槐里縣之黃山也。注又引三輔黃圖
曰甘泉宮中有牛首山案元和志於鄠縣云牛首山
在縣西南二十三里南接終南在上林苑中澇水所
自生卽引此賦語鄠縣有甘泉宮乃隋代所造漢之
甘泉宮則在雲陽似與牛首非一地矣。又案中山
經吳林之山又北三十里曰牛首之山郭注云今長
安西南有牛首山上有館下有水未知此是非郝氏
謂彼在霍太山之南當在今山西浮山縣界寰宇記
神山縣黑山在縣東四十四里一名牛首則非鄠縣
之山甚明

羣獸駉駉善注引薛君韓詩章句趨曰駉行曰駉案此
與後漢書馬融傳注引同蓋吉日篇儻儻俟俟之異
文彼毛傳云趨則儻儻行則俟俟正合薛義說文儻
行兒引詩行人儻儻俟大也引詩伾伾俟俟伾伾卽
駉篇以車伾伾傳曰有力也儻伾雙聲字又說文駉
黃馬白毛也爾雅釋詁黃白雜毛曰駉是駉爲馬之
名以其从丕亦可爲馬趨之狀音義皆通駉者說文
云馬行伾伾也儻伾俟竝从人此言獸之行則作駉
駉爲正

